

哀 悲 的 性 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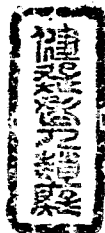
店 書 屋 金

血的報償可為諸篇內的較佳
者設將此篇引申成為中篇或
長篇更趨向合理再附此事
實洵足驚惕人類徐劇引誘
者本可少為人利用入手設途！

健疑者人讀後

男性的悲哀

左幹臣著



店書屋金海上

MAG
1246.7
637

目次

金鳳喜

血的報償

男性的悲哀

離與絕

後記



3 2168 4392 4

金鳳喜

永遠永遠令我忘不掉那一幅善於表情的柿餅式的臉，細長的眼睛，和直披到肩上的頭髮！

每時我搖擺着走進S埠整潔的戲園子的時候，雖然一切佈置都使我感到愉快，任何戲子都使我擊節嘆賞，但是我總忘不掉那在草台子上跳着的那一人，更忘不了那特別跳得使我高興的金鳳喜。真的，每一聽到那一聲聲的鑼鼓，我就想到他了：一幅善於表情的柿餅臉，細長的眼睛，披到肩上的頭髮。

那個時候，我正在N城裏讀書，號稱文物之都的N城，其實一切都等於城裏的那一條黑水河一樣，腐臭了，沈澱了。以前的勝蹟，往日的笙歌，差不多

連影子都找不出來，全城裏沒有一個娛樂的地方，算是最熱鬧的夫子廟，除掉那一些七零八落的舊貨攤子以外，只餘一些等如死去的茶樓無聊地排列着。在一種從那條橫梗在廟前的墨水河裏蒸發出來的腐氣裏，熙熙攘攘地過往一些平和秀麗的江南人！

在我來的那一年，夫子廟旁邊可以聽到一兩聲破鑼鼓，但是隨後就銷散了。那裏是用蘆蓆搭的一個草蓬，不知從那裏來的一班男女在裏面大賣氣力，我也曾去看過一回，有的，女孩子們的身上站立十七八個男人，有的男孩子手裏擎起兩個大的磐石。那些雖然可以暫時打破N城的枯寂，然而不變地要來要去總是那幾套，未免使人討厭，不肯再來。所以，他們的鑼聲慢慢地就在空氣中消失了。

後來，那一個草蓬爲一個遠來的戲班租定了，捉放曹，教子……在久居N

城的人的耳裏，好多年好多年沒有聽過了。這樣一來，N城裏的人幾乎歡迎得喊起來。

『朋友，到那裏去呀！』

『到「千斤大力」去！』

「千斤大力」就是那一班力士去後貽留給草蓬的禮品，已經在N城裏的心裏占了相當的地位。

金鳳喜就是這戲班裏份子中的重要的一員，他的技能在善於飾使人發笑的丑角，他往往用極端有趣的話使同他配戲的女戲子明月珠臉紅，也因爲這樣才博得台下人的熱烈的喊叫，他可以說七八處的方言，他可以做年輕的小夥子，也可以做兇悍的老太婆，他的喉嚨另有一種韻味，他拿着一根竹棍舞着的時候，他可以叫你看他一些特別的技能。而且，他能使小孩子笑得哭起來，而他

喜歡小孩又同他喜歡喫酒一樣。

每天從學校裏回來，靠得住書包一丟，把白天裏省下來的幾個銅元都送到那賣票人的竹筒裏去了，後來，因為我是老主顧，沒有帶錢的時候，他們也准我埋頭一攢到了裏邊，後來因為我的程度太老了，幾乎每次都是大搖大擺地進去。

我愛看戲在家鄉的時候就著了名，雖然那胡琴中夾着的肉顫我聽不出是什麼，然而那紅臉花臉的武打，小旦的脚一翹引起台下的呼聲，總像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使我一個人站在那裏低低地自己笑着，似懂非懂抑揚盡致的胡琴，總使我忘掉肚子飢餓，忘掉教科書裏面的東西，我的指頭會無理由的輕輕地在一樣東西上敲擊。

頂合口味的是丑角的一舉一動了。其次是那些鬚長過腹的一味唱着的鬚

生，再次就是塗滿了美麗的顏色在臉上的花面，至於花旦青衣那一些，有的時候我們不但是不歡迎她，而且覺得她什麼都令人討厭，什麼都令人想閉上眼睛。所以，金鳳喜於我們是有特別的好感，何況他也非常高興我們呢？

同我志同道合，每天和我一同到「千斤大力」去的有一個姓王的同學，他比我小一歲，而居然能夠隨便地跟那些有鬍子的鬚生哼得過來，無怪乎，他的癡要比我來得大，他來約我的時候比較多，也因為這樣，他不但是金鳳喜的好朋友，而且是那唱鬚生的知音。

因為年紀小，所以有許多地方是能得到人家的諒解與愛憐的。在戲園子裏，我們照例是不坐在位子上的，我們東跑西跑，大喊大叫，也不管別的看戲的人，其實，這都是我們學會的，那些年長的顧客不是和我們一樣地東拉西扯，大呼小叫嗎？我們是跟他們學的，不這樣，不足以表示資格之老，不這樣

不足以使唱戲的看戲的歡迎，不這樣，不成其爲戲！

戲台上的兩邊，多半是我們站的地方，奏樂的人都是我們的朋友，後台，那更是我們的地盤，在那裏我們看着明月珠打粉，戴花，脫下大褲脚的褲子；看着鬚生戴上鬍鬚；尤其是金鳳喜把紅一塊白一塊的東西向臉上塗的時候，眉毛一攏，鼻子一聳，我們就要樂得哈哈地笑起來。

『笑？我漂亮嗎？比明月珠。』他看到我們笑就停止工作回過頭來這樣向我們。自然，事實自事實，我們雖然年紀小，然而眼睛却已經能夠生作用了。一個醬色的柿餅式比一個又嫩又白的瓜子形。

『你不够資格，同她比？你的臉恰像她的屁股呢。』我們兩個人總是這樣纏他，他自己何嘗不知道，他又不是沒有照過鏡子的，但是他似乎恨從心上起了，這恨不是恨我們，而是對頂上的青天發的，這從他屢次從窗子裏仰望時可

以看到。有的時候，他會突然攔下手裏的粉塊，睜大眼睛向那廂一個同明月珠談話的年輕的生角恨恨地望了一下，有的時候，他會突然闖到正在打扮的明月珠身後輕輕地在她臉上打一下，或者在她奶頭上摸一摸，然後猿猴似的帶着滿臉的笑蔘回本座。

「殺千刀！不識相！小心等會打死你！」明月珠舉起手，通紅的掌心，又引起金鳳喜的狂笑。這種事情在戲班裏是常有的，她只有預計在做戲的時候，假公濟私去報復他。

「你打？你打死我都願意。打在我身，痛在你心，我的小姑娘呀！你打吧！」金鳳喜更得勁了，學着小旦的尖喉嚨又三脚兩步地跑到他跟前，伸起短短的頸子，同時他的手又動作起來了。

「死鬼！」明月珠也知道站起來防禦。「不要再鬧了。成什麼樣子。」

「我同你鬧一鬧就鬧不得，又不傷你的皮，又不傷你的肉。蓋天紅同你鬧就鬧得，他要你出血你就出血，他要你睡倒你就睡倒，好呀！小賤人！」金鳳喜要說的話，算是一口氣洩完了。這時候不單是滑稽的意味了，金鳳喜固然說過之後馬上就回到坐位上來，而明月珠的臉，却像塗了胭脂一樣。別的人都吃吃的笑着，前台的胡琴聲怒鳴。

「照照鏡子，把自己看清楚了。」到底是明月珠仍舊要保持如平日的圓滑的態度，終於帶笑着說了。「金鳳喜！明天你敢同我配一齣打漁殺家不？」他的確在這一齣戲裏被她狠狠地打過幾次。

「嚇！不敢？老子人醜心不醜，沒有的就是錢，有錢，你還不是乖乖地：嘻嘻！」金鳳喜終於笑了，好在哭笑是小丑的家常便飯。唉！如果不是老爺爺作弄他，賜他這一副臉嘴，那蓋天紅能不能有這個權力使明月珠出血睡倒還

是一個問題，因為他的確有令明月珠不能忘記的本領。

在後台裏我們常常碰到這些花頭，金鳳喜時常瘋狂似的逗着那兩三個女戲子玩，而人家往往能夠原諒他是丑角。

金鳳喜像是三十幾歲的人了，有人說他是天津人，但是他也能說我家鄉的土話，也能說那個姓王的家鄉的土話，他沒有家室，他就住在那蘆蓆搭的後台，不論是風吹，不論是雨打，總沒有誰來過問，同他一樣睡在草蓬裏的人雖然有兩個，然他們都不願意——或許是怕吧——同他來往。所以，他一個人伴着一盞孤燈，一個人飲着那又辣又甜的液體，一個人呼呼地睡去，一個人忽忽地爬起來。在白天裏快樂的中間突然想到孤寂的黑夜的時候，他常常模仿四郎探母中楊延輝的口氣自唱一段，他的聲音雖然使他自己聽到立刻沈到悲哀的海裏去，然而，那只能換得我們同其他的一些友伴的笑聲。

「金……風……喜……在……草蓬……自……思……自嘆……」

「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明月珠……」

……

「聽……樵樓……打罷……了……三更……之後……」

……」

這多半是早半天同夜裏的事情，也可以說是明月珠未來之前或既去之後的事情。酒杯橫在他的當前，後台的伴兒也都出去了，刀槍劍戟呆呆地對他望着，鬚生用的長鬍子，被一陣風飄拂起來。在白天裏台前的空地上還有一兩聲小孩子爲打錢發出的爭鬧聲，若是在夜裏，那僅只同伴的鼻息，和沙沙的樹響吧了。這終於使他漸漸沈醉了，他唱着醉着向席上倒下了。

「聽哪，金蝦蟆又在自思自嘆了。哈哈！又想起明月珠了。」

「懶蝦蟆總是想喫天鵝肉的呀！哈哈！」

同伴總這樣笑他。金鳳喜之所以得到蝦蟆這一個綽號，固然因為他的臉嘴有與蝦蟆相似處，然而他想喫天鵝肉這一回故事自然而地為促成他得這一個綽號的原因。不但如是，被動的明月珠也因此得了一個天鵝的綽號。他對蝦蟆這個綽號，雖然有些覺得討厭，但是能夠和明月珠相對，又使他笑起來，甚至對這綽號生了無窮的好感，好像牠能夠幫忙他使明月珠知道自己的心跡，知道他在想喫她，為想喫她而弄得瘋瘋顛顛地，也許她高興肯發一回善心。

「天鵝，天鵝！我真想喫你呢。」

他常常老實不客氣地對同伴們——甚至對明月珠——說，起初，當然引起許多人的冷笑和熱罵，但是久而久之許多人就原諒他是丑角，而這句話的力量也弛放下來了。

「千斤大力」的生意還不惡，所以金鳳喜床頭那把酒壺裏他常常是滿滿地一壺。他的薪水似乎是用不着寄回家去的，而他自己也不像蓋天紅明珠一樣愛穿時髦的衣裳，他也不像其他戲子一樣有女人的肉的嗜好，他的錢雖然不比明珠多，然而也不見得比蓋天紅少，他却全部把牠花在酒壺裏和朋友身上了。因此，他在戲班裏能夠得到一班人相當的喜歡和敬仰，那完全是一兩白乾兩塊燒鴨的力量。

我們當然也是他朋友中之一，白乾和燒鴨也曾領受過幾回。他對我們真是和慈祥的父兄一樣，他要我們好好地用功，將來好找官做，千萬不要喜歡唱戲，因為唱戲是最苦惱的事情。而我們兩個小小的戲迷，想的恰恰同他相反。

酒杯接近他兩片厚厚的嘴唇，他似乎立刻感到生命之火的燃燒，及至放下杯子來，望着對面坐着的一對天真的我們，他又像蒙上一層悲哀的面網，於是

他的杯兒又舉起了。

「金鳳喜，你也不想起你的家嗎？你的老婆呢？」王每每喜歡問他這一類的問題。而他總冷冷的回答：「我沒有家了，何處是我的家？這錫壺就是我的家，這錫壺裏面的東西就是我的老婆子。」

大家也像了解他似的，沒有誰定要問出他的根由，然而，他也絕不像沒有家的人，從他喜歡待小孩子這一點上，也絕不像是一個沒有做過父親的。大家總懷疑他。

「我的事情，這裏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被人家問得急了，總這樣回答。再問他是誰，他却搖頭不答了。

這班子裏一共將近有二十個人，其中有三個女的，自然又年輕又漂亮的明珠要居首位了，其他兩個女的一個是唱大面的妻子，一個是唱老生的拚頭，

而明月珠雖然有同蓋天紅發生關係之可能，然而到底還是一件沒有估定的寶貝。所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自然是不待言了。蓋天紅唱的是武生，有的時候換上一件花袍又裝裝書生公子，在男的中間，就只有他漂亮了，金鳳喜雖然有絕大的叫座的能方，雖然他能使顧客帶着溫馨的微笑轉回家門，但是，他不幸生的是一幅柿餅臉，兩條細眼睛，在唯美主義者N城的人看起來，他在這班子裏的地位甚至不如那唱老生的那個鴉片煙鬼。

然而，金鳳喜他有他的人生哲學，名利在他心裏雖曾發過癢，但不是第一要義。他也知道這是天命，天命是不可強求的事情，而他引爲至恨的，却是想像明月珠睡在蓋天紅的懷裏的情景的時候。結果雖然還是只有舉起杯兒歸罪於天命，但是他却忘記不了詛咒明月珠的勢利眼光和薄情，而明月珠也像待他特別好，但是除掉蓋天紅以外。

有一天，戲牌上沒有金鳳喜的戲，跑到後台一看，才知道他病了。唉，一幅淒慘的圖畫：他睡在那邊角裏的一張床上，藍布被裏伸出一個頭來，灰色的毛巾紮住了他的長髮，柿餅式的臉也像突然消瘦一層了，兩隻細眼像是比往日太了些，睜睜地在望着那將演拾玉鐲的明月珠和蓋天紅的梳洗，明月珠柔長的黑髮，在他眼裏像一朵朵美麗的烏雲，豐潤的肉體，在他眼裏像一枝秀茂的玫瑰。他是患的寒熱病，時而燒，時而冷，這還算是平靜的時候，他瞥見我們來了，歡喜得像見着親人一般，前台的鑼鼓吵得他感到昏沈與煩燥；後台看着他們——明月珠和蓋天紅——的調笑又使得他感到寂寞與淒涼。鬚生一味在抹他的鬚鬚，花面一味用顏色向臉上塗去，沒有一個人顧到他。我們來正打擾他可怕的死寂。

「你病了？蝦蟆！」我們問他，一邊在他床沿上坐了。

「病了。死吧，死掉倒快活。」他望着正在插戴珠花的明月珠，不禁長嘆了一口氣。「明月珠！你們今天配什麼戲？」他有點像明知故問。

「拾玉鐲！」明月珠轉過身來換衣，脫去了梳粧用的外套，換上一件最時新的水紅華絲葛的短襖。她回答時的一笑，使金鳳喜在被裏劇激地震撼了一回。

拾玉鐲開場了。蓋天紅在碎鑼聲裏到了前台，這時明月珠突然走近金鳳喜的床前來，她用一種偷情的眼光注意四周的耳目，同時她用同情的氣息直噴到他的臉門。

「蝦蟆！你現在好點了嗎？你要好好地保養，要什麼東西喫嗎？我替你弄去。」

金鳳喜像俯伏在母親的懷裏的被人欺負了的小孩子一樣，他搖搖首，眼眶

裏盈盈地像是欲墜的淚珠。「謝謝你，明月珠！天鵝！」

「怪難聽的，又什麼天鵝地鵝的。真的，你想什麼喫，告訴我。」明月珠笑了，笑起來，粉頰上顯出兩個酒窩，不知道她是不是想拿這兩個酒窩來盛取金鳳喜眼中的淚呢？

「不應該！天鵝，哦哦！我這樣叫慣了，不叫我就像不快活似的，天鵝，天鵝，我不要別的，請你准我喊你一聲天鵝吧。」

「你喊，你就喊吧！……我要上場了。」前台的胡琴夾在鑼鼓裏拉着過門，蓋天紅搖擺着進來了。明月珠就接着上前面去。

這時候金鳳喜的眼睛緊閉了，那些無法收回的淚水，在緊閉的時候一顆顆從眼縫裏擠出來，順着頰邊流到耳後去。他恍惚在靜聽前台的歌唱，也恍惚像想像前台人的表情。他的眼睛始終沒有睜開，但是鑼鼓胡琴告訴了他，知

道蓋天紅已經重復出去了，他身體劇動了幾次，這是我們坐在他床沿上的發覺。

從台下觀衆裏發生來的一些叫好聲，很清晰地傳到我們的耳裏。

「哎呀！小哥哥，來呀！」這是明月珠本來很尖細的喉嚨裏發出更尖細的聲音。隨着一陣「好啊！好！好！」地起伏着，稍微知道戲的人一聽就知道她在表演着的動人的動作了，她一定是斜着眼睛對他笑，手兒軟軟對他招，水紅的襖下的肥大的臀部也將爲他扭動。而他，他一定也會斜着眼睛看着她，他一定會把扇子輕輕地在她肩上拍着，他們兩個人更會根據戲本各人用手指反覆交成十字，表示交媾的意思，而台下也會因爲這點瘋狂似的呼喊。

金鳳喜的眼睛始終是緊閉的，他的臉色看着看着紅了起來，用手向他腮邊一摸，掌心裏立刻感到燂熱，這是他病發的時候了。看着看着他在床上不安地

轉側起來。

「怎樣哪！蝦蟆！」

而他只搖搖頭，氣息非常地急促。

拾玉鐲算是完結了，蓋天紅，明月珠雙雙地走進來。

「你今天真做得好，梅蘭芳也不過這樣！」是蓋天紅的聲音，他帶着笑站在明月珠前面。

「你又要笑人了，你也做的不錯呀！」明月珠對他媚笑，一邊拆她頭上的珠子。「那一聲，我的妹妹，不但喊得我肉麻起來，連台下的人都軟了呢。」

「你呢，喊小哥哥喊得那樣親熱……」

接着是他們的笑聲和一些解衣，拔珠花的瑣碎聲。

明月珠回過頭來對金鳳喜床上一望，頓時站在她身畔的蓋天紅就跑到那邊角裏更衣去了。金鳳喜却轉臉對着床的裏邊。

當下一齣鬚生和她的拚頭合唱的三娘教子開場的時候，蓋天紅和明月珠却雙雙地走了，明月珠臨走這樣說：

「蝦蟆！你好好地。我回去替你燒些牛肉來。」

他仍舊緊閉眼睛，聽着聽着他們一步一步走遠了，他才像瘋了似的一躍起來，幾乎把我們都嚇倒了，然後又頹然的倒下去。

隨後我們也走了，不知道這可憐的蝦蟆如何度那寂莫的長夜？也不知道她到底送了一些牛肉來沒有？

然而，他終於好了，這也許是爲那錫壺空了的原故吧。他仍舊往像日一樣瘋癲，酒比往日喝得更凶了，他比較消瘦的面孔，自己照照鏡子，也像白淨了

一些。我們也仍舊是他的老朋友，草蓬子裏仍舊有滿坑滿谷的主顧們。

不幸的事情往往在極幸福的時候降生，「千斤大力」就是一個例。某大師新近調了一師兵駐在城裏頭，這些丘八太爺就變成「千斤大力」的主顧了，他們一來就是幾百，問他要票，有兩次打傷了兩個看門的人；請他立着，隨即有許多條凳就失去了凳腳。他們時常打架，時常賊殺人，於是愛好和平，胆小的城人都不敢再來了，到後來演戲的簡直算白忙。

一天晚上，我們又去看他，他們的行頭都收拾清楚了，

『怎麼哪，預備走的樣子。』

金鳳喜走來牽住我們的手，告訴我們的情由。從他那細長的眼睛裏，可以看出他一種別離的悲切。

『這裏不能再住了，丘八爺鬧得太兇。』

「哦！到那裏去呢？」我們感到奇怪，的確，他們今日戲還會演唱的，爲什麼晚上就要停鑼呢？「你們白天不還是演唱的嗎？爲什麼馬上就要走？」

「白天裏不敢走，並且不敢預先說要走，因爲丑八太爺知道了是要鬧事的。我們這些人真可憐！」他回頭望了那些行色怱怱的同伴，他們有的在包裝他們的衣服，有的在望着天花板，一手按着衣角裏塞的洋錢。他不禁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就是明月珠害人，那樣怪妖嬈地。」

「你總是怪她！」王笑着說。

「真的，你們預備到那裏去？」我重複地問了一句。

「到徐州去。」

「徐州不還一樣是丘八太爺的世界嗎？」

「那只好碰運氣了，弄不好，我們就拆班，我到漢口去搭班去，明月珠，

就讓她隨蓋天紅去吧！」他似乎懊惱了，好在明月珠不在那裏。「她奶奶！」

我們頓時感到淒涼了，而今以後N城將再不會有這碩果僅存的鑼鼓的響聲，我們也不再會有一個柿餅式和藹的面孔陪伴了。當時不了解別離的我們，也陪着他靜默了一會。

隨後，我們定要請他出來喝一杯。因為我們知道他的嗜好，而我們新近也學會拿杯子了。照例是跑到貢院街的一家酒舖櫃台子前一站，二百文的白乾，五十文的花生，再加三塊香干子，我們就痛飲起來了。

「蝦蟆！你走了我們真難過呢！你何時再到N城來？」王替他倒了一杯。

「那沒有一定呢！青山綠水，後會有期。將來的日子多着哪。」他苦笑了一陣。「你們兩個哥兒要好好唸書，等你們做了官的時候，我蝦蟆再來演戲給你們看吧。」

「當真！那時候我們在那裏去找你呢？」我說。

「拍無線電找我吧。」他做了一個手式，表示拍無線電的情形「你們將來討一個漂亮的少奶奶，至少要比明月珠漂亮得多，那時候，我來拜見你們，替你們叩首，好嗎？」

說起討老婆，我們同別的孩子一樣頓時滿臉緋紅，他却笑起來了。

「你爲什麼不討老婆？」王紅着臉反問。

「我不討老婆，我永遠不討老婆，你看我這樣子還能討老婆嗎？」他舉起酒杯連嗑了兩杯。一種自然的表現：他握緊了拳頭向前伸去。

「那嗎，我們也不討老婆。」王這樣說，實在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老婆之所
以爲老婆。

「哈！哈！哈！」他笑了。

飲完了，我們送他到「千斤大力」門口，就轉了回家。事後我們才記起那是最後的幾秒鐘，不應該那樣的輕易地讓牠過去，然而也就讓牠過去了。

第二天早上，王來約我，我們一同到「千斤大力」去看了一回，那裏只有那兩株柳樹依然翠綠，空地上連打錢的小孩子都沒有了，凳子七零八落，門口仍掛着各戲子的名牌，然而，他們呢？柿餅臉呢？細瘦的腰支呢？……呢？

X
X
X
X

在N城裏住了五年，糊裏糊塗把中學住完了，又在一個大學裏讀了兩年，因為經濟的關係，不得不跑到S埠謀飯碗，王在金鳳喜走後的第二年回到他故鄉江西去了，幼時的迹影，只讓我在回憶中去尋求了。

生活的負擔一天天加重起來，每天跟着自己的拖長的影子一步一步走到辦公室所去，在那裏像機器的一樣做了一些工作，又隨着拖長的影子拖到一間矮小

的屋子裏，照例地懶懶地向床上一倒，照例地看着天色慢慢地黑起來，照例地扭開了灰黃色的電燈。在這個時候，就想起那一幅柿餅臉來，想起那一幅淒慘的圖畫來，唉！我這裏雖然沒有風吹，沒有雨打，然而同時一樣的寂寞呵！寂寞呵！

有時候，爲寂寞苦得太厲害了，就一個人跑到那齷齪不堪的遊戲場去，或者一個人跑到酒店裏去喝一個醉歸來，青春的花朵就這樣一天天枯萎了。

這樣地我又在S埠過了兩年。

這是一個夏天的晚上，我乘着醉興一個人跑到A公司的屋頂花園上去，透涼的晚風吹到我燂熱的身上，令人感到幾分愉快。隨步走到大劇場裏，那時候演的正是一齣打漁殺家，茫茫地坐了下來，鬚生正在唱着，打着。

偶爾回過頭來，一件東西躍入我的眼簾，頓時使我清醒了一半。呵！柿餅

式的臉，細長的眼睛，披到肩上的頭髮！那不是我們的蝦蟆是誰？他似乎沒有看見我。

我急忙地站了起來，急忙地走向他那裏去，但是我又遲疑了一會，仔細一看，到底是他，才敢走攏去。

「金鳳喜！」我招着手。

而他卻沒有聽見似的，然而，的確是他。

「金鳳喜！金鳳喜！」這聲音才把他從夢裏驚醒來，抬起頭來找尋這聲音的出處。他分明又是嗑醉了，臉色那樣的紫漲，細眼睛那樣地無光。

「金鳳喜！」我向他招手。

「哦！」他似乎看到我了，然而看到我不能不使他發出驚詫的聲音。誰料想得到光陰會使我變得這樣蒼老？「來了！來了！」

他擠了出來，他表示恍惚認得我而又不敢十分確定的神氣，後來還是我說了，他才詫異得喜歡得叫起來。

「是你？是你？我們想不到又會着了。三，五，七個年頭了。」

他同從前的樣子沒有多大差池，不過臉子消瘦多了，其實，消瘦於他倒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為可以使他的臉不扁得那樣厲害。他穿的是一件舊的羅絹長衫，搖着一把大摺扇，腳上穿的却是一雙新緞鞋。

我真高興極了，有許多話都恰巧因為高興倒說不出來。於是我約他到外面酒館裏喝酒去。

「不，我們就在這裏坐坐吧，我剛才還喝了來，你看我的臉。」他想不到。

「非去不可，我有好多話要和你談呢。難得，難得，這回會着你。」我拖

他去。

他就爽快地答應了，我們隨即就走了出來，我把他引到我平日最熟識的
酒館的樓上。

「你現在做了官沒有？」他還記得臨別時說的話。

「做官！飯都沒有喫呢！你咧，蝦蟆！」我用往日嬉皮的態度喊他做蝦蟆，
他也像爲這一聲引起了無窮感喟似的，默然了一會。

「不要說起我！等會我們細談吧。——還有一個姓王的呢？」

我告訴了他別後的情形，隨着就問他的過去。「明月珠呢？蓋天紅呢？我
記得那時候，你爲明月珠瘋了呀！」

他的臉上頓時緋紅，滿飲了一杯酒，說了底下這一段話。

「那一年我們蚤夜過江蚤夜搭上津浦車子，隨後我們就到了徐州了。徐州

地方比N城還要糟，丘八太爺多得像螞蟻一樣。在那裏我們知道不是玩意，於是又一火車搭到天津了。天津有的是租界，租界裏丘八太爺是不敢橫行的。於是我們就擇了一所像樣的房子，開起鑼來，誰知道天津的戲園不比N城，規模小一點，腳色差一點的，就沒有法子站腳。所以，雖然我們的價錢賣得便宜——甚至有賤到十個銅子的時候——然而我們還不能維持，後來虧得得到一個紳士的幫助，——這又是明月珠的功勞了，唉！——我們才得在天津唱了兩年，這兩年的中間，蓋天紅自動的拆班到奉天去了，明月珠淡然地笑着送他上火車，然而那小孩子却像懷惱得十分的樣子，以後就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明月珠經過那大紳士的捧場，於是就紅起來了，那紳士常常到她家裏來，我真有點討厭他，而明月珠却像小羊一樣的馴服，後來越鬧越不成樣子，他甚至在她家裏住宿了。唉！我那裏看得慣這些，於是我決計到漢口去。她的事我也不願

了。但是我同明月珠的關係不比別人，這話除掉我同她知道，是從來沒同第三個人說過的。我同她在一起，我就像失掉什麼，生活馬上就不安定起來了。我到了漢口即刻就想回來，但是一想這樣未免太輕了。唉！我就是爲這高傲的意氣所害了。我分明沒有她不能生活，我分明想立即回到天津，但是我不敢我不肯這樣做。隨後我從漢口又轉到宜昌，由宜昌又轉到重慶，這樣流蕩的生活。直過了幾個年頭，——幾個年頭我也不願去記牠了。——後來實在忍不住，明月珠現在怎樣哪？仍舊在天津嗎？這些問題，促我回到天津來。唉，什麼都完了，她也不知道到那裏去了。」

他說到此地舉杯痛飲了三杯，好像想借這東西去壓制他胸中悲憤的洶潮吧！接着他不待我要求又說下去：

「後來，我想在各劇園裏找出個把熟人，也好問問她的消息。結果，真發

我找着了，那就是從前那個唱鑿生的鴉片煙鬼兒。唉！可憐，他現在已淪落在一個戲園子裏充跑龍套了。我當時非常快活，就問明月珠的情形。唉！你知道他怎樣回答。」他又滿飲了三杯，吃了一些菜。「真急死人也！」

「他怎樣回答？」我催問。

「他說她自從我到漢口去後三個月就爲那個大紳士帶到廣東去了，班子也因為那樣才停鑼。那紳士把她弄去做妾，可憐，一個弱女子他那裏知道世道的艱難，這個時候，她是不是尙在人世，還不能說定呢！」這是我的不是，如果我不離開她，也許她不會這樣。酒意漸漸走到他的眼球中，失望的悲哀使他的喉嚨都生澀起來了。

「你同她到底是什麼關係呢？」我想起他們的從前天鵝蝦蟆的故事，不禁問了這一句。

這似乎更引起他的悲哽了。「我同她的關係本來想一直到死都不想向人宣佈的，但是，現在不能不說了，不說，我心裏就像要破裂似的。她是我的同鄉，我原來是天津人，從前我是沒有對人說過的，她的父親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們同在一個班子裏演戲，他唱青衣，我唱鬚生。——嗓子失音後我才改習丑角的。——我們倆常常配戲，感情好得和夫妻一樣。後來，他娶了同班的一個女戲子做老婆，可憐，一個窮戲子維持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就不容易，那裏還養得起妻子呢。他從此就苦了，一天到晚就在生活的圈套裏面跳來跳去，那女人本來也可以自己拿錢的，但是一到嫁了人，就什麼都依靠自己的男子了，這也許是所有女人的通病。他們結婚後一年，他就得了一個女兒，就是現在的明月珠了。可憐，我的朋友，也就因為有了一個女兒，他的責任更重大，以致於拖病了。病了。戲班子裏的老闆就不客氣地把他革除。唉！一個空無所有的

人，妻子流淚守在旁邊，女兒在哭着嚷着，自己又只有仰臥在床上看着皇天。情景何等的慘呀！那個時候，我是一個獨身，平日還有些微的儲蓄，於是我就全數給他。誰知！他的病到後來終於不可救藥了，他的妻子又受了他仇人誘惑，棄了他和他的女兒逃走了，這消息雖然只有促他早死，但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幼小的女兒。他幾次想掙扎起來，但他又那裏能抵抗運命呢？唉！一個淒涼的晚上他終於死了，在牀前送他的死的，就是我和他的幼小的女兒！他臨死的時握着我的手這樣說：「鳳喜！我完了！這孩子……」以下的死神已不容許他再說了。唉！你看我那個時候如何地悲傷，又要料理他的葬埋，又要抱他的孩子！——那時候，她才五歲。不過我在他這次裏，得了一個好的教訓，就是我決定終身不討老婆，如果我也如他這樣，那我的埋葬，我的孩子將託與誰人呢？」

在他說的中間，我們的杯子沒有停過，酒能使人忘記四周的一切，酒能使淚水自由地擠出眼眶來，我們都像站在一個爲暮色籠罩的偏僻的山裏傾聽那傳來的沈着的葬鐘一樣，感到深寂的悲哀。他說話更沒有畏忌了。

「後來我把那幼小的女兒交給我一個鄉下的親戚撫養了，我唱戲所得，除掉我自己生活外，全數寄給他。我每個月總要去看看她，一次見面比一次不同了，一次見面比一次大了，直到她八歲的時候，我才從親戚的手裏帶了回來，自己叫他唱青衣，因為我在唱鬚生之前也曾習過青衣的，那孩子像是有她父母親的遺傳，天生的喉嚨，一唱居然使多少年老的戲子驚訝。所以，在她十歲的那一年就掛牌七齡童演唱了。我非常快活，好像我使她這樣，至少也能對得住我死去的朋友了，其實，我們那個時候自然而然地有了一些真摯的感情，她把我當做她惟一的親人，我沒有了她也不快活，於是我就立願我不想另外成家

立業了，只要一生伴着她，維護她，她也像依依小鳥似的破除了我一些寂寞和煩惱。後來，她追着光陰一天一天長大了，到十六歲的那一年她居然被一個大戲園的老闆聘去了。唉！誰知道這就是她蛻變的關頭，也就像一個小黃鶯兒初初地離開了母親將受許多侮辱與誘惑的一樣。她在那裏演唱了兩個月，她就開始與我疏遠了，隨後更漸次地憎惡我了。唉！我那個時候，非常悲痛，像是失掉了什麼，吃酒也是那個時候吃慣的。後來，那個大戲園子停了鑼，我總以為她會回到我們的班裏來恢復我們以前的情感吧！唉！誰知道，人的慾望是沒有辦法的，她回到了我們這裏來，不但是不能恢復我們原有的感情，而且她到處嫌惡我們所有的一切。什麼衣服破舊了囉，什麼人也不像人囉，看客太少囉。唉！我當時只有失望，很有幾次想尋死算了。但是像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在勾引我似的，幾次都沒有實現。唉！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樣愛她，

甚至到有只要她不離開我就滿足了的想法的時候。在那裏又演唱了一些時，她十八歲的那一年，我們就回到N城來了，沿途又招致了蓋天紅，這樣，她才能安心地不離開我，然而，你是曉得的，我那個時候苦悶到何等的情形！」

他說得傷心起來，堂倌在板壁縫裏津津有味地諦聽，幾家屋頂花園的電仍舊皇皇的燃着。他醉意甚深了。

「總而言之，她對於我像有一種神祕的吸引，我們的感情，超過了父母，又超過了夫妻，有的時候，我直以爲她是我的女兒，有的時候，我又以爲她是我的妻子，其實，她既不是我的女兒，又不是我的妻子，不過，我離開不得她！」

「我一兩天內就要到廣東去，這幾年我還積下了幾個錢，我要去找她，看了她一面，我就好從此死去！」

幾年傍着的疑問，那天才明白了，我的酒也喝得不少，頭腦子有點昏亂起來。我會了賬同他一道下樓去。

他已經醉了，嘴裏隨便說了一個地方就跳上了黃包車，我，一陣涼風迎面吹來，我不覺搖晃起來了，也坐了車子回去。

第二天清醒了過來，昨晚的事，隱隱約約還記得，但是悔不該沒有問他住的地方了。

每天放過工就跑到各遊戲場裏去亂竄，很想再把他找到談一個痛快，但是，每回每回都失望地歸來！

——蝦蟆，你已經到了廣東嗎？還是在天涯海角流落呢？你已經重見到你失掉的寶貝嗎？還是在東尋西覓呢？

——蝦蟆，我祝福你！我祝福你！

血的報償

一

梨初女士支着頤對着桌子上新到的一封信發呆，信是淡綠色的，上面的幾個東倒西歪的字，字的中間還有些像雲霓似的迹印，封套的顏色既然那樣鮮豔，自然不是郵差失落在水裏所致；沒有大塊大塊的水影，自然也不是粗心的用人潑濕的。梨初女士對於這封信像是感到特別的不安，她有時舉起牠來就近她的芳唇吻着，有時又把牠揉成一團，用力地擲在桌上。在吻着牠的時候，她面部泛着帶淚的笑容，在用力擲牠的時候，她眼睛裏像在吐着烈火。她時而把她揉着，時而又把她舒伸着，而那封信已像馴良的小羊一樣只伏貼貼地隨着她。

獨坐了好些時，想用別的工作來解救心頭的煩悶，但是幾本哲學書，甚至幾本文藝書都被她看過兩三行就丟在桌上，哀哀地望着了。她恐怕不止十次了，把那封信抽了出來，又套了進去，結果，她自己表示無法地嘆了一口氣，廢然地倒在椅子上了。

在櫃子裏拿出信紙和自來水筆，像是要寫回信吧。她鋪開紙，又給蓋上了。她對這來信的人應該怎樣稱呼呢？

來信的是她三年前的愛人，他們戀愛的經過多少總帶點傳奇的意味。那時候他是巨大的學生，她呢，却是他故鄉中的一個女子師範的學生，在他們沒有認識以前，她就讀過學文學的他的好些作品了，她對他個性，她對他的性格，全在他作品中認識了，她那時候正燃燒着的處女的熱情就全傾注給他，然而他還不知道呢！後來，他畢業回到了故鄉，在一個夕陽籠罩着美麗的公園

裏，他們恰巧地遇着，她知道這就是她日夜綫想的他，年青地，熱情地，在尋求藝術的人生的他，當然對她極表感謝。於是他們就熱烈地戀上了。在鳥語花香裏，常常聽到他們的歌唱和^{因雷}的聲音。

他爲謀衣食離開了他的故鄉^{耳省}，連今年一共在外面漂泊三年了。他到過那曾經被圍過四五個月的^{W城}，他曾經流到那窮到喫人肉的^{S城}，也會親自參與那十里洋場上的大屠殺，也會參與在那^{P城}殺人如山的機關彈的中間。這些可怕地傷心的經歷告訴了他，他知道坐在象牙之塔高歌唯美唯樂的無聊了，他知道中國的病已入膏肓，不是在做夢中可以過去的了，在一年前，他就在^{N城}裏加入了一個革命團體，他的優美的，專門寫那些彎彎地嘴唇的筆調一轉而爲寫壯烈地熱血地愛國地作家了。

他們因爲不知道是誰少復了一封信，或者是他飄泊沒有一定的行蹤吧，在

一年半以前，他們就少有書信來往了，他有時也想得到她一兩封信以慰客中的寂寥，但是總使他失望，回想從前每個禮拜至少有一封信，每一封信裏至少有一兩片枯乾的花片和幾個甜蜜的「抱吻你」的時候，他只有認爲是一個夢，幸而他的精神另有新的寄託，不然他的失望豈止沒有事的時候苦笑就算了呢？

他總想儘方法原諒她，雖然他從朋友口中聽到她已經加入了那公開地害國殃民的R黨，雖然他知道R黨裏是找不出也無法培養真正的愛情之花，但是他總原諒她，總設法爲她解釋。他的嘴唇上每一念及的時候，總得還留有她嘴唇上的餘香。

這回他打聽到了，她已經進了W城的一個軍事政治學校，那是不用諱言的，那個學校是R黨的大本營。他恨極了她，他覺得她可憐，又覺得她可恨；

但終於是原諒她了，費了一個深夜的功夫寫了一個長信給她，當然，他的主張自然是和她立在反對的地位的，但是他說愛她甯願犧牲自己的主張，也希望她能夠犧牲她的主張，他們兩個人，同到天涯海角去飄泊去。他還恐這藍墨水激不動她被麻醉了的心靈，背着人的時候，用針把自己的食指刺破了，又血書了幾個紅字。然後鄭重地發了。

這時她接到的正是他從S埠寄來的這一封東西，她的心跳動了，她的淚水出來了，她對這久別三年的愛人在數千里外寄來血和淚寫成的信，不能不花費一番思索的心思了。

她加入R黨並不如他的友人所說在兩年前，舉行手續，才是三個月前的事。她是一個感情極富，極容易衝動的女子，在這連年兵亂的H省，在這黑暗污穢的H省，在這冷酷的H省，當然承受不了她這熱情，父母兄弟以及遠遠地

在飄泊底愛人又不能寄託她的精神和沸血。同時經過那一班青年的宣傳，她的思想不自主地傾向B黨了，不過，一直到她加入黨的時候，她還沒有忘記了人家說過的關於B黨不好的話，但是這時候已經沒有法子了。

他想照他來信說的去過那種藝術化的飄泊的生活吧，但是她自問也對不住把她介紹入黨的朋友們，而且入黨之後已經沒有自己個人的自由了。不這樣吧，他一定感到無窮地痛苦，而且自己也會感到痛苦的。

她遲疑不決地想了半天，忽然像一隻猛獸一樣地提起了筆。橫畫直畫在紙上寫着茶杯大的字。

——單稱他做T吧，既然這樣回答他，別因為「親愛的」使他更難過。

她望紙上寫着，中間她停筆伏在桌上伏了幾次，終於是勇敢地寫下去了。

微笑，僅打濕了睫毛沒有成功珠兒的淚水，在他臉部全可找到。

「T」

你的信我收到了，對不起，我現在不能答應你所要求的。中國現在何等地可憐。弱小者一天天都在強大者腋下呻吟，不值得我們去努力嗎？T，愛情我是知道尊重的，但是如果思想不一致，那勉強地結合了不更是痛苦嗎？所以我說如果我們的主張不同，那寧可以就這樣不重見的好！你要我推翻我自己的信仰，呵呵，那老實告訴你，那是千難的事，萬難的事。T！你怎樣會走上那樣一條腐舊的道途，你以為你做的對嗎？要知道你無日不在為強大者有力者鼓吹壓迫那些可憐的人呢！腦筋稍微清楚點的人，眼光稍微遠大一點的人，誰也知道，現在的問題不是局部的問題了，誰也知道不是地方的問題了，世界革命是目前急不可少的東西，世界經濟革命勞動者對於資本家的反抗，尤為現在明確的趨勢。T，你放棄你的主張站在我們旗幟下來吧，共同為全人類造幸福吧。

做一個勇敢地革命地健兒吧！王，我親愛的王，這也許是最後一次對你這樣稱呼了，如果你不革命的話。明天，我們就要派往一個小縣裏去工作，現在也疲倦了，再談吧。」

她把信寫完了，套了一個信封，把膠水涎濕封上了。她仍舊異常地興奮，倒在椅子上圓着眼睛，忽而又把封了的信拆了開來，重看一遍，却又一個字沒改地封上了。她很想再添上慰問他體貼他的話，但是像有一種力給阻止住了。她也似憶起三年前在擁抱的時候從他身上發出來的一種特殊氣息吧，她哭了。

第二天，她愉快地當着她許多同志前把信交給郵差了。

二

她準備到B省的一個叫A縣的地方去，爲的是一方面幹一件祕密工作，一

方面運動農民組織自衛軍。

同她去的有五個人，三個男同志兩個女同志。臨行地那一天，他們下層地領袖帶她們到一所祕密的地方來。

他們的腳剛才踏進大門，幾個埋在黑處的衛兵就擁上來把勃蘭甯的槍口對着他們了。經過那下層領袖的解釋，才能夠和緩下來，那些衛兵仍舊拖了槍回到了他們的來處。

走了好久，下層領袖在前面挪動的脚步仍舊不停，他們都迷醉了似的跟着向前進。經過一道黑暗廊房，又經過一道狹長的甬道，還沒有到目的地，這房子也不知道好不好長。

「我們到那裏去呢：這樣轉來轉去的。」她已經忍捺不住了，那下層領袖帶他們來的時候，也並沒有說明來這一趟的意義。她從來就有脾氣的，無怪她

發火了。

下層領袖微微地笑着，只望前走，其他的同志也微微地笑着，在後面跟着，她的火雖然在死靜的空氣裏更外騰躍，但是一半爲着服從，一半爲着好奇也只有跟着前進。

算是到了目的地了，那是一間西式的房，下層領袖叫他們守在外邊，自己却掀起那垂着的棉布簾子進去，在那時候，忽然一陣濃郁的雪茄香的氣息撲到他們的鼻頭，房子內的談話聲，也可以聽到一點。

下層領袖去了一會就出來了，向他們招手，又向房門指着，像似叫他們進去的意思。他們也就如命地做着，跟着他。

掀開簾子，濃郁的烟氣更直撲他們的鼻頭了，房子裏像充塞了一些酒湧的雪球，在雪球裏露出幾個人的面孔，在面孔上面又閃射出幾道銳利的光芒正對

着他們。他們頓時感到一種神怪的嚴肅。她簡直因為這烟氣這目光感到微微的昏惘了。

終於是走進去了。一陣沈着的履聲裏，一個高大的身軀從雲球裏閃出他的全部來，過分大的體格，使他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異國人，他的臉上帶着微笑站在他們的前面。正在大家互投以微笑的時候，那小領袖就搶上前了。

「這是本黨的指導者薄亂丁先生，他是負責辦理在華黨務的人。」小領袖一口氣說完，他們帶着幾分驚異呆立着，他又介紹他們了。「這是這次被派到B省A縣去的幾位同志，是你所要見的，今天我特地找了他們來，你有訓詞的時候，就可乘這機會。」

他們為領袖的話所動，深深地向那高大的身體鞠了一個躬，那薄亂丁先生只是微笑，張開巨靈也似的手掌，讓他們坐到沙發上。

這時他們才細看屋子裏的人，坐在那靠近薄亂丁先生的是一位太太，眼熟：好像是那裏常見過的。她的態度極莊嚴，他們見着她而，她也確見着他們的時候，她一點也不表示高興，一點也不禮貌，連站都不站起來。然而，她那種樸素的服裝，隱隱帶着幽怨的眉梢眼角，一看，就令人生愛。

他們也被這濃郁的烟絲包裹了。

「諸位！」薄亂丁先生從烟絲裏吐出這沈着的一聲。他們的精神就爲之一振了。「諸位，這次到B省A縣去，勝敗是未可知的。但是無論勝敗總都是本黨的光榮。在諸位當中，自然有加入本黨甚久的，但也有才加入不久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找諸位來談，關於本黨的策略方面的話。」

他拍着煙，大家都鴉雀無聲地靜默了一陣。

「這次到A縣去是同惡勢力奮鬥的，所以我們就不先同惡勢力接近。」

這裏我就得充分地希望我們的女同志了。」他說着眼光在幾個女同志的身上直溜，梨初倒被他引得臉紅起來了！

「哈哈！……我們先用迷亂的手段使惡勢力在我們手中顛倒，然後再相機御用一切。在大事有可能成功的時候，就應該留意殺的一方面的工作了。一，反革命的殺，二，老腐敗的殺，三，有錢的殺，四，孝子慈孫殺，五，不服從命令的殺。還有我也舉不了這許多，總之，殺的愈多，有殺得愈多的能力更好，本黨從來是主張毀滅一切的。凡得是現有的文化建築一切為資本階級智識階級的享有的，我們都要摧毀無遺。我們要把社會擾亂得僅存有個空的軀壳，然後才能在那空軀壳裏安置我們的靈魂！要大家沒有飯喫的時候，才會自己起來要飯喫。總說一句，我們是要造成一個恐怖的時代，使大家自然而然地跟着我們走，直到我們成功。」

梨初女士她不禁心跳起來，如眼前幻出一行一列倒在地上的屍體，又恍惚聽到在一陣殺聲裏夾着的哀哭聲，被燒掉的房屋淒切地留着那沒有倒的牆，平翰的街市堆砌了一些碎瓦和斷木，從那些下面偶爾露出流着紫血的人頭。她的心跳得幾乎使她彈出眼淚來，一定神，在這環境裏，在這殺神的面前，叫她的心又慢慢地寧靜下去了。

薄亂丁先生又繼續說下去：「我們成功，也許我們自己都看不到了。我們的成功的時候是，全世界沒有一點文明的遺留，恢復到原始的人類的時代。這種理想，我敢說現在已經不是純理想了。」

他們始終沒有說話，是爲他那高亢的嗓子所懾服了呢？還是說不出？坐在那邊的夫人，也仍舊表着幽閒貞淑的態度，不言不語地。

又談了一些活動的方法，時候已經不早了，從他們的顏色上，薄先生已經

知道他們感到充分地不安，隨即在衣口袋裏拿出一本東西，一邊取着自來水筆，一邊口裏說，「你們每一個人拿點錢去吧，經濟是活動之母，沒有經濟很難活動得起來，我們不惜地就是錢，不過用錢要用得當才好。」

他在支票上劃了一陣，走過來遞給梨初女士，大家都表示羨慕似的回過頭來望了一望她，她的手顫了。

「好，你們努力前進吧，經濟不夠的時候再通知我好了。」他揮着手回頭對坐在旁的夫人一笑，那夫人也對他一笑。

他們出來了。仍舊由下層領袖帶了出來，大家一路上始終沒有說話。

出得大門來，小領袖也就向他們告別了，就後他們大家圍了攏來。

「多少？梨初同志。」一個男的問。

梨初才記起把支票從口袋摸出來，一張赤紅色的支票，注意上面寫的俄

文。「多少？我不認得。」

「呵呵！一千二百塊！」有一個男的在這時候就收到從前學習俄文的數用了。

「D，S，銀行的。還早，這時候就可以去領了來。」另一個女同志說。

「我也這樣想。趁早。」一個女同志說：

「好了，一千二百塊，六個人分，一個人可以分兩百塊。我的問題是可以解決了。」

「今晚又可以……」

梨初女士拿着這支票一邊聽了他們的談論，適才薄亂丁的話仍縈繞在他耳裏。她心裏頓時感到充分地難過，她想起自己起初加入這個團體的時候，原爲是要消磨她的熱血，爲的是要犧牲自己去救人家！所以介紹人一說怎樣救助勞

工，打倒資本這一類的話，她的心就動了，她的血就沸了。但是到今天她才知道這團體是這樣的一個東西，什麼都是異國人主持，受了異國人的金錢替異國人賣力氣，並且還硬把中國——從來沒有大資產階級的中國——驅到那一個公式下去犧牲去，把全國弄得一點精神實質都沒有了，然後再來由他們宰割主持。這二百元不啻是催她清醒的藥，使她對於自己的現在認識得很清楚了。「二百元算什麼？我能賣掉我的良心和熱血嗎？我越想越後悔了，」又想起幾天前寫給Y的信，「那樣決絕的，那樣不情的，還自以為是在革命的戰線上呢！呵呵！恥辱，你這被人雇用的奴隸，劊子手。」如果沒有別人在旁，她也許要放聲大哭起來，現在，她的眼皮不知道已經掙扎隱忍過多少次了，

同志們在拿支票把玩，她看了他們那種得意滿足的顏色，不禁喉頭迸出一口惡氣來，可憐，在他們手裏又將有好些人死了。許多東西又將在他們手裏毀

滅了。她又爲他們傷心，這一點點錢就賣了自己。由憐憫而至於失望，由失望而至於厭惡了。

「我從來沒有拿這麼多。頂多的一次只八十元。哈哈！」一個男同志把支票接近眼睛。

「是呀！我也是頭一次，怕是梨初同志的力量吧！」

大家都笑了，笑對着梨初，表示感謝，又表示輕薄的樣子。

「自己尊重些！」梨初女士想發作，但看到他們的鬼頭鬼腦又禁不住笑了。「你們這羣東西！」說這一句，她又想哭！

大家又笑了一陣，男同志裏一個站了出來，像是袒護她似的。「別儘鬧了，大家正事要緊，誰人去拿錢，我們同在辦公處等。」

發言頗中肯綮，笑聲就中止了。於是就推一個矮子去拿，爲慎重起見，在

那矮子去後又派了一個女同志跟着後面監視。

大家一同回到辦公處來，梨初本來不願同來的，但是經衆人的要挾，仍舊是同去了。到那裏，大家都捉對兒地談起來，那個女同志竟因談得高興倒在男同志的懷裏任男同志的摸撫。梨初又有點看不慣，又有點怕了。有些男同志過來同她勾搭，她總要理不理的。

「梨初同志，別這樣抑鬱了。我們這種委身於革命的人，那裏還顧得那麼許多？快樂一天就是一天算了。」一個男同志走攏來拍着她的肩頭，看見她她表示，就更進一步地撫她的頭髮，又看她不表示，就更進一步摸她的臉了。

「什麼東西！」她發作了。她雖然加入R黨已經三個多月了，但是因為沒有和他們這些老R黨人接近過，所以把這種舉動當成莫大的侮辱，其實這不是只有引起那些倒在男同志懷裏的女同志笑煞嗎？

摸她的男同志被她一叫倒唬了一跳，但終於是笑了，對她點了一點頭離了開來，他的神氣大有「你等着看吧！看你們到那裏去？」的神氣。

大家都靜默了一陣，又繼續調笑起來。她只一個人坐在椅子上不響。

「梨初同志，我說你還不夠革命呢？至少你不够革我們這種命，我們是赤裸裸地，無所謂男女，無所謂道德，無所謂羞恥的。本來天下又何會有這種事，還不是人類作繭自縛嗎？我勸你，痛快點吧，不然你只有感到自己的行爲矛盾的。」一個男同志摟着那一個女同志這樣說着，像是要激動她似的低下頭來在女同志的臉上吻着咬着，那女同志也發出嬌聲。

她也不回答他，也不生氣，只咬自己的嘴唇。

又過了一會，拿錢的矮子回來了，大家一搶，把空氣幾乎鬧得翻湧起來，最後拿的是梨初，一數，只賸一百九十八塊了。

「我不要這款子，但我也願到A縣去了。你們看可不可以。」梨初拿着錢這樣說。「因為我家裏急需要我回去。」

有兩個同志望着那鈔票似乎正要說是「可以，」而一個男同志的大喉嚨却把他們阻住了。「不許，黨裏面沒有個人的行動，不許，不許！」

梨初一看正是起先摸她的臉的那一個人，她微笑了一笑，也不說什麼話了。

大家都收拾了，天也看着看着晚了下來。一個負着領導責任的男同志這樣吩咐着：「今天梨初同志也不用回去了，有她們兩位女同志在一起。」

「不行，我非回去不可！」

「不行，沒有你的自由，你回去就請先嘗嘗黨的紀律。」他摸出一支四寸的勃蘭甯來。

梨初苦笑了一笑，只得照着做了。

天照例地黑了下來。

三

她們都在這一間房子裏，黃昏色的電燈，照着已經卸了裝的的三個。

夜深了，一天忙碌疲倦了的身體，這時候都在向她們要求休息，只有梨初，她像是精神特別好，雖然和女同志們談笑得沒有歇，然而始終是不萎靡下來。

「睡吧！梨初！」已經上了床的兩位，這樣催着她。

「好，你們先請？」其實她的衣服也脫下好些了。但是她還等待什麼似的，總不肯和她們一道睡下來，

「男性真如一條卑下的狗；也如一隻有趣的黃鶯。」

「我一倒在男性懷裏，就像感到一種電熱，馬上我的心我的身都軟了。真有趣。」

「你看他們中間那一個好？」

「雲生漂亮，……」

「但是東西不行。莫力比他好些。」

「唯物史觀者！」

「狗東西，又罵起人來了。」

「你否認你自己嗎？」

她們兩個在床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說着，梨初只不作聲。

「梨初，你等什麼？還不睡。」她們又催了。

梨初只得睡了，在睡之前把電燈熄了，又在壁上掛着的自己的衣袋裏摸了

一會，然後上床睡了。

她們倆漸都由不想睡中睡着了。只有梨初却始終睡不着，好像馬上就有一回不幸的事情出來似的。桌上的小檯鐘也「滴答滴答」地陪着她。

從靜寂裏忽然裂出一個聲音來，房門漸漸地推開了。三個黑影直愧進來，梨初在床上看得清清楚楚，她一點也不怕，因為她心裏早就演過這一幕了。她把電燈弔在床上的機關一按，房子裏就木立了三個赤裸裸的男人，他們一見梨初扭開了電燈，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驚詫，不禁使他們感到了一刻兒地難過，但是這難過馬上為他們的理智所蓋過了，他們就把心一橫猛虎似的向她撲過來；其中的兩個對象似乎是在睡夢中的兩位。

這聲音把她們兩位驚醒了，正揉着睡眼來賞鑑這一幕「意料之內」的戲劇的時候，她們整個的身體已經被撲在男性雄壯的臂膀裏了。這也是她們「意料

之內」的事，所以她們毫不驚奇伏在他們的懷裏，睜開微細的眼在看梨初的戲。

這撲梨初的男同志，似乎是因爲梨初身上穿的粉紅色的短襖引起他的火焰的騰躍，他喘着氣，渾身的肉似乎感到跳動的緊張，他張開手臂向她撲來。

「走！」梨初帶着哭聲了。

那位男同志並不因爲這帶着哭的一聲「走」而退縮，他覺得這是音樂，這音樂只有平和他的心氣使他得到更優美的賞鑑的能力。他已經走上床來。梨初的左手已經被他抓着了。

這時候看戲的也不再，在料理他們自己的事情了。

他正要去握她的右手，忽然一樣東西低住他的胸前。這影響就不如剛才那「走」字了。他一舉着手退下床來，氣喘得太急了。幾乎使他閉住了，這時候

痛苦的微笑在梨初佈滿了，那兩位女同志也呆了起來。

原來，她手裏拿的是她上床的時節預備了的一支勃朗甯。

『出去！禽獸！』她叱着，他們三個同來的，也就低着頭回去了。

兩個女同志中有一個在這時候哭了，揣測她哭的意義，大概是羨慕梨初的膽量 and 智力，不然，就是爲她們失敗了的計劃傷心，再不然就是爲她自己不滿足的原因哭了。

梨初也不去理她們，自己起來把衣服穿好了，這劇變之後，當然不能再入睡了。大家無言地坐了一會，梨初忽然想起什麼似的，三腳兩步地跨出了門，兩個女同志想來干涉她，怎奈自己沒有穿好衣服，同時又感到疲倦。

直到第二天梨初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回來。他們除掉跑到黨部去報告外就五人單獨上路了。

「這舊東西，禮教下的產兒，反革命！」一個女同志說，不是那哭泣的一個。

「不識擡舉，違抗黨部的命令，他們總有法子對付她！」一個男同志說。他們又說起昨晚的事情，不禁互相大笑起來。

四

帶着深夜蕭瑟，梨初逃出了這鬼窟來到她自己的家鄉了。

幾個月來自己做的事，真使她不禁慟哭起來，這時候，她恍惚像受了箭傷的小鳥，什麼也鼓不起勇氣了。呵呵！什麼革命！什麼爲貧窮人謀解放！什麼救世界的人！還不是在受雇替別人家做事嗎？還不是因爲有不費氣力的錢拿，有女同志可以享受嗎？想到這裏，她自己又羞慚，又氣憤，有的時候，她真想自殺。

她又記起了寫給T的信來，那個時候，他自己儼然以革命者自居，大罵T的不是，甚至要同他絕交。現在看起來，全是自己的路走錯了，無論T的路對不對，自己的路的確是走錯了。

外面謠傳黨部裏要對付她，並且加她一個徽號叫做「叛黨的反革命。」她因為朋友的勸暫時到D縣的一個戚友家躲避躲避了。

羞愧，懊悔，徬徨幾種滲合的情緒天天在困守着她：她簡直像一個囚犯，只等死期地來到。而希望得到T的回信，尤其是她日夕祈禱的事情。但是有的時候又絕不希望，只拿出T給他的血書來看。

一天，由家裏轉了一個信給她，她一看是T來的信，驚喜的情緒使她不知不覺地流起淚來。吻了半天，才拆開來看。裏面却只寫着聊聊地幾個大字。

「梨初女士：余只能稱汝作女士矣！蓋余不能從君之言以勉就君之信仰

也。余意已決，自今日始，余之一切均已交我黨矣！往者譬之昨日死可也。不日擬來江城，或能以血肉模糊之身與女士作最後之一見。『』

她昏了，倒在椅子上，過了一會自己又爬了起來，她已經不知道哭，麻木了似的坐在那裏呆想。信是二十天前發的，在家裏至少耽擱了十天，她又恨起來了。

直覺驅使着她，忽然又把從家裏轉來的報紙拆了開來，翻開昨天的報的第一張，開頭幾個大字就跳入她的眼簾，她周身的血都騰沸了。那報紙載着：

『捕獲行刺薄羅丁青年——昨晚十一時許薄羅丁先生自政治會議歸來行經田路口，突有少年一人向薄車拋擲炸彈，幸該彈因拋擲未得其法致未炸裂，亦云幸矣！該少年當即爲軍警所獲，現正押公安局，以待審問。在此國家行政重地，敢有人如此行爲，誠異事也。該少年長髮短髭，貌極疲瘠，如久囚之犯

，惟聲音洪亮，殺氣凌人。薄先生臨離不危，記者不禁爲國家社會慶也。餘待續報。」

她的直覺告訴她這就是T，她的眼淚也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她發狂地奔出去，跳上了到巨城的輪船。

男性的悲哀

他自從寄了那封信以後，神思就凌亂得異常，許多離奇的幻象在他眼前走馬燈似的轉着，頭腦像是特別加重了似的，每回當書局的老板來催索稿子，偶而提筆想寫一兩行的時候他那無神的兩個眼珠自然而然的被繃着的眼皮包裹了起來終於還是攔下筆來長嘆。

信是寄去三天了，到三天後的今天，還不見對方的回信來。許多朋友知道這回事的都不負責任的譏笑着，其實，他自己若是偶一回億當初寫信的時候的熱情，和把信封塞進那郵筒裏時的祈禱，自己也要忍笑不住呵。但是，這似乎太殘忍了，時間的力量把他一天一天弄僵起來，熱情已經變了悲哀的冷酷，祈禱已經變成了傷心的詛咒，愈冷酷，愈詛咒而她的回信愈不來。唉！怎樣呢？

他實際上已經病了。

寫這種信給一個女人，況且不瞞良心說還帶得有些求愛的意味，在他的確還是第一次呢！在平常他雖然羨慕那一班朋友箱子裏一捆一束的情書，而自己也自信自己寫情書的力量還不算弱，他創作的那一部用書信體組成的長篇小說不是會博得一些小姐太太們的眼淚嗎？所以他自信，他也曾自己這樣宣佈過，他將要度一段極美麗的寫情書的生涯，雖然他從來沒有過情人，而他的希望却是這麼一個能夠寫情書的對手。但是他從來沒有正式寫過一封信給女人的，第一回，這在他是如何地恐慌，如何地不安定呵！

——假如她不同信給我呢——他的筆停住了，

——呵呵！假如她惡作劇向她的朋友公開了呢？——他的筆擱下來了。

他覺得他自己太可憐了，他曾見過比他年紀小的朋友就在唱着失戀的哀歌

；他又曾見過比他年紀老的朋友把他的年輕的戀人介紹給自己。他總覺得自己是無望了，這由夏走到秋的涼爽的天氣，他總覺得過了一天就少了一天，轉瞬就是一切都要凋敗的隆冬時節了。生活除掉吃飯睡覺兩件爲母親料理得好好的事以外，就是爲換得生活費在C公司裏糊裏糊塗的忙，再嗎，爲朋友做點他請託你做的事情，再嗎，就是逛逛那充塞了人類的悲哀的世界了。他的精神像沒有歸宿處的游魂，他的肉體像世界一個沒有生命的，多餘的一塊死肉。而他每次提起筆來爲書寫情書以換得幾元錢一千字的時候，他更要痛哭！

這第一回，他換了幾張紙，差不多每一個字都斟酌了對方的那個人兒的性情，小心地寫就了。終於是寄了。

——怎樣信還不來呢？

——有我的信吧？

頭一天他帶着跳動不安定的心見着C公司的茶房就問而得着的僅是茶房老爺的搖頭。

一天，兩天，三天了。

他想起來了，可以說他什麼都想到了。許是她嫌惡那信裏面的一些老氣橫秋的話吧；許是她折開了那封信——也不算短的信，心裏在暗笑這可憐的人兒吧；許是她隨手撕掉了吧；是了，一定是她不願給你的機會太好了，她心裏雖然對你沒有惡感，她心裏雖然願意寫了兩句給你，但是她不願給你的機會太好了呵！

一些可怕的愛的幻象呈在他昏黃的眼前，他彷彿聽見撕信的聲音，又彷彿看見她一個人深夜起來把他那封信貼在胸前低低地在祈禱；又彷彿聽見一般女伴們的笑聲。他越想，他的頭腦越昏沈，他的臉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燒熱起來

了。

他簡直覺得這是他生平可紀念的侮辱，在平常，如果有誰這樣的對待他，那他馬上就要宣告情誼的破產了。但是，於她却仍舊希望着，只要她有一封信來，就是再遲三天，他也願意的，他千方地曲解着，他竭力地摹擬女子的心憤，他覺得如果他是她，也會同她一樣地處置。他恨她，但是又原諒了她，同時他也嘗到了女人們的力量！

事實迫得他非詛咒不可了，必然地，自己他懺悔着自己太不小心，沒有到寫信的時期，就這樣直率地幹了，當然會有這不圓滿的結果。同時他也覺悟了，所謂戀愛，所謂精神的融洽，完全是不須要熱情的，愈冷靜，愈用手腕，而收效也愈大，初戀的熱情，在那一般在戀海裏滾過身來的人眼中看來，反覺着是無聊得可憐。愛情是要用手段——用極不高明的手段去獲得的，初戀是極不

美麗的，這是他新近的發現。

現在他分明知道等回信是無望了，只希望那封信在她的手裏不要拿出來作她們的談笑的資料才好，更出奇的，那封信上地址明白地寫着，他現在却希望那上面能夠寫錯一個字，或者是郵差發昏投錯了，能夠退回到他手裏來，與當初寫信封的時候惟恐寫錯的心情完全兩樣。

他有時候一個解脫了一切的覺者，帶着深重傷感的意味的言論，時常使他的朋友忍不住笑起來，他們都說他這樣的不英雄，爲一個女子就這樣頹喪，何況還是爲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子呢！是的，他自己也知道不英雄，然而有什麼法子呢？

夜裏一個人在漫長的B路兩側的樹蔭走走，樹葉夠多麼茂繁，啞色的懸在街心的路燈，映在那平滑的修潔的街面上。行人照例是不多的，到夜裏更外稀

疏，幾輛汽車睜着牠兩隻灰黃色的眼睛在街面溜溜地懶懶地駛過去，樹葉映在牆上成了一些顫動的黑影，更點綴了這寂寞的道途幾分詩意。他一個人在這下面走了去，走了來，腦筋永遠是昏沈的，心情永遠是矛盾的，時而笑了起來，時而又想哭，最近過去的——那怕最纖微的一點的印象，都重復走上他的腦幕中來。

他記起他到病院裏去看她的那一回，她黃瘦的面龐帶着極美麗的笑意，胸口起伏得那樣令人愛憐，在她兩隻無力的眼睛睜閉時，彷彿是在求一個人能夠給她一些不尋常的純潔的安慰，本來，那一次的會見不是他們認識的第一次，他們認識是在五個月前的一個明媚的春天，然而，他發現了她的可愛是在今天，他自己負起這一給他一些不尋常地純潔的安慰」的責任也始自今天。從病院裏回來以後。他心裏平地裏添了一樣抹不掉撇不開的東西，愛神是箭頭已經

對他瞄準了。

第二次去他自己就覺得沒有比第一次自然，無論談話，無論行爲，都像犯着「造作」「虛假」的不自在。分明是想她早些對於自己心的發覺，但是又恐怕她早發現了這「虛假」「造作」的行爲。他想把自己的頭髮故意不梳，說話的時候任情地揮發，但是頭髮終於是梳得光光地了，說話的時候，喉嚨故意收束得極其柔和，辭句也故意地練得美麗，這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

回來的時候，一半愉悅，一半恐慌；愉悅是記起了她的淺淺的笑，無力的，柔和的談話聲，和對他自己注視着的可憐的兩隻眼睛；恐慌的是「自己或許有不對的地方吧！」「那一句話不應該那樣說。」「她沒有覺到吧。」「我看她已經知道了。」這些問題把他的寧靜的心擾起許多漩渦，生出一些顫抖的翻湧的不安定的快感。同時有一陣他又覺得自己可憐，——這小奴隸模樣兒的可

憐。

從此他就這樣一回一回地下去了，奇怪，一晌使他當成糧食的 G 世界也不去了，放了工，口裏說着「不去」「不去」而腳已經走到那條路上來，到了病院的門口雖然遲疑了一會並且臉也無端地發起燒來，然而終於整了一整衣服進去了。那些看護婦們爲着配藥引起的笑聲，在他的耳鼓特別聽得清楚。

關於她的事，特別引起他的注意了。她的朋友，去看她的人，幾個年輕的而又會同她多說過幾句話的，他對他們都無形地起了一種妬意，而人家或是望着他笑了一笑或是無意的說了一句可以牽扯得上諷刺的話兒的時候，那他的臉馬上會紅起來，怒火也會騰沸，但終於是捺下去了。這種心理，他自己也常常覺得好笑，但那僅只限於他清醒的時候。

這顯然是事實，他自己的觀察，加上朋友們極不主觀的證明，已經有幾個

他平日留意過的少年，站在他敵體的地位了。這使他興奮，又使他頹喪，使他覺到自己偉大，又覺得渺小。幾次他曾暗暗地宣過誓說他永遠不願意陷在這爭鬪的陣中，永遠要脫離這煩惱的網罟，但是，他忘不了她，深深地刻在他心上的她的肖影，並不能夠像染在手掌上的顏色一樣容易抹掉，他不願意爭鬪，而他的利刃已抽出了鞘，他不願意被這網罟地包圍，而看到網子裏一些人圍着她獻媚的醜態，他又不禁狂奔地投了進去。他實在不能顧忌自己的安樂和將來可以揣測得到的結果了，爲了她。

病好了，出得院來，這爭端就更像大風中的海濤一樣兇湧得可怕。她含着笑周旋在一班爲她梳得光光的頭髮的少年之前，看着他們的笑，哭，興奮！頹喪，好像正在找尋她日記中的資料。覺悟的有了，詛咒的也有了，然而只要不覺悟不詛咒的有一個人，她的權力仍舊可以存在。她對誰都沒有輕，誰都沒有

重，她的笑含得有一樣分量的甜蜜，差不多每個都可以得一個失望的機會，每人也可以得到一個得意的機會。

有一回，當他下了莫大的決心說出「我請你去看一回電影吧」這幾個字的時候，他心裏就不知道如何地懺悔一幅罪犯的心情把他全生命攔在歧途上了。他不敢逼視她，而又不能不借逼視她來謀自己的話發生效力，他看到她木然的面孔上迸出一些笑意來的時候，他才不在歧途上而平安地在一條大道上走着了。

但是第一回同出去玩，必然地，她必然要客氣推讓的，這時他多麼可憐，可以說是求她，聲音那樣地清麗嫵婉，兩隻眼睛發出極媚的光芒射在她的臉上，彷彿是在說「可憐我吧！」「你看看我的心呵！」一旦要到她完全應允了，他才恢復以前的愉快，然而反倒不好意思像那樣注視着她了。

走到影戲場子裏，誰都不願說話，少年男女們一對對在假着唧唧嚙嚙，反襯着他們這一對，這便使他慚愧了，懺悔了。回過頭來看看坐在身側的她，寧可以把肩膀貼緊那邊一個不相識的男子，始終是和他守着相當的距離的。

——醜呀！醜惡的男性呀！

他覺得自己的醜惡了，也像覺到她也發現他的醜惡了。他的臉永遠地埋在當中，一直到全場黑寂以後。

儘可以有笑的地方，在影片的情節裏。而他們大家都克制着，好像無論如何總要保這三立方尺以內的尊嚴，有時像有誰在主使他也跟着其他的人輕輕地笑了一笑但是沒有得到她的回響，只有又使他自己紅臉一回。

看到休息的辰光，她忽然立起說要走了。呵呵！純良的奴隸，他毫無成見的也立起來了。他殷勤地跟在她後邊，爲她撥開過往的行人，爲她注意錢包勿

要爲別人竊去。卑下的微笑，正像一個善於迎逢主人的小狗一樣。

「我送你回去吧。」他叫了兩部車子。

她不做聲。

他真想叫車子分道揚鑣，讓她一個淒淒冷冷地獨自歸去。但是他還沒有計劃得清楚的時候，自己却被從斜岔裏出來的悲哀襲擊了。他倒在車子上捧着頭，晚風迎面攢進衣服裏來，幸而倒還沒有哭。

到了那裏，他不由自主地爲她給了車夫的錢，她笑了一笑頭也不同地進去。

他停立了一會，頂在頭上的黑寂的天空已經昭示了他。他覺悟了似的，雄糾糾地大踏步回去，然而走過人家一個花園的圍牆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靠在那裏站了多少辰光。

他詛咒女子下：「女子是天下的禍水！女子是惡魔！女子是殺人的兇手，女子是破壞者！」

然而他又這樣地哀求：「啊！神祕的小鳥兒喲！你可憐可憐我吧！你救救我吧，你是生命的力，你是烈火，請你把我燃燒起來吧！」

他解脫不開煩惱的絲，把他纏得不能轉側。

他在一個談話會裏親自聽見一位女士誇說她作弄男人的本領回來以後，他難過了幾天，他覺得男性渺小得像馴良的小狗，女性像牠的主人，牠一生一世都小心翼翼地在她們脚下蹲伏着，有時還要遭她們的毒打或是笑罵，和一個女子把一個男子弄得顛倒了昏迷了然後拿去供她的談笑的資料一樣。男性也永遠是這樣的，他們不以這笑罵爲侮辱，他們還要自己去尋找這些笑罵來裝在自己的身上，時而拿出來笑笑，時而拿出來哭哭，並不覺得這是誰欺侮了他。他常

常想起亡友的話來：「最好你不走那條路，走上了，你就得昏沈迷醉，結果，你負着深深的悲哀地完了。」然而，誰不知道呢！誰又能夠照他說的去做的呢？

從馬路上蕩了回來，天照例就黑下來了，晚班送信的也來過了，回信今天至少是沒有希望了。

他實在沒有勇氣再希望明天了。

吃過晚飯，母親莫明其妙的望着他深鎖的眉峯催他進餐，他像一個沈思者老是沒有理會，許多問題在他腦海圍轉，頭部又隱隱地作痛了。

他下了很大的決心穿了衣服準備把這沈鬱的悲哀葬到悲哀的墳墓的G世界中去。

「如果有信來，替我把牠放在櫃子裏。」

他臨出門的時候這樣向他母親說。

離與絕

「T省爲了應時與自己便利，D省長就辦了一所陸軍學堂，這消息還沒有透出來，已經激動好些熱情地，有英雄思想地，認爲這是惟一出路的青年們。本來，在這種世界，過去了的世界大戰不是給人一個再好沒有的教訓嗎？何況在中國，鬪武窮兵積弱垂死的中國呢？在以前，有槍的拿槍對着我們的胸口，有刀的拿刀壓在我們的頸前，我們只有一聲不響地被他們戲弄，在他們嘻笑怒罵下作一個冤魂。而今呢？不是革命起來了嗎？不是有人在叫着「起來」「反抗」嗎？是了，久蟄的青年是不能也不願再當着槍頭平安地哼一兩聲古文或律詩就算了，他們的血，已經被那些喊聲針射得沸騰起來，他們也準備摸着一根槍來避免自己的危險了。雖然這不是國家的福利，但在這時候，他們的心至少是

被原諒了的。

開學的那一天，除掉D省長自己安插的一百五十個退職的軍官而外，差不多各地各省都來了一些年青的靈魂，他們有的一個大講堂裏聽博士先生講過哲學概論的人，有的是在太陽底下攏着雙手被一個或者兩個小生命叫過父親的，更奇怪的，還有剛才離開了那綿軟地，白的中間泛着透明的粉紅地巴黎女子肉裏逃了出來願受這鍾旭也似的教官呼喝的人。這的確是可以有把握的希望之光了，單只看他們的精神。

這中間有N省來的一集團，N省的青年在近年來國家社會的建設和破壞上，委實占有大的地位。他們臉上都帶着驚人的銳氣，這使一切地外省人看着都感到嚴肅，所以他無形中就奪得了全學校的領袖地位。

神地團結嗎？其實，C是從S埠來的，I是從P埠來的，他們的認識，是在同一船上的。一個志同道合的談話中，而感情之激進，乃是在那些淒淒雨瀟打着窗外的樹枝，同時使他們感到孤寂的時候。

限於經濟情形，——不，與其說限於經濟情形，無甯說是D省長對軍校沒有誠意好了。這學校的設備，不得不減縮下來，甚至連學生的衣帽鞋襪都要自備，每天拖着根笨重的槍枝去迫得自己出一身臭汗，擦破那昨天剛才縫上的襪底而已。然而，他們能夠忍耐，更能夠吃苦，尤其是O和I爲了從軍纔和家裏絕了關係，他們經濟的幫助更其無望了，

每個星期日照例可以出來玩，自然，也有因犯了校規被罰星期不許出大門的。但是N省來的這領袖集團，却從沒有過這回事情，星期日照例可以看他們成三成五地在翠湖邊上留下的足跡。T省值得一班貧人留戀的就只有這惟一

的翠湖，他們雖對這青的樹葉，綠的波紋沒有多大的興趣，但是除掉這，他們還希望有什麼呢？幸而上帝是善爲人類安排的，在平素開跑步或者普通操練的時候，就給他的腳幹一種結實的訓練了，不然，也許他們還沒有資格到離校一二十里外的這地方來呢。這是春天最後的回眸了，接着那夏天的暴烈的太陽就要來臨，爲了尊重這辰光，T省的儒雅的人士，還有好些太太小姐們都喜歡到這地來玩！不知道他們是來送春的呢？還是來和春鬥艷的，穿得那樣花朵兒似的，甚至不惜在臉上塗上一些臙脂。

他們在二三四五六這六天中就無日不想望這「七」的來降，這顯然，他們並不是那湖光山色的關懷者，更不是春的悼惜者，他們之所以這樣，完全是爲看那一股滲合的香氣——這裏面有肉香，粉香，香水的香——這些日子沒有聞到了，談話的資料也告罄了，生活力也疲軟下去了，他們是幻想着得到一些

新的刺激。

誰都是這樣，難怪，他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這星期日是隨着太陽一樣永遠無窮的，永遠存在的。看着又該派是來的時候了，在星期六的晚上似乎有一個小聲音縈繞在他們的耳門，引得他們的心紛亂地跳動和不安，從那他們談話的未說先笑上，從那些打着皮鞋油，刷着衣服上，可以大胆地斷定。其中有幾個有特別機遇而將有特別行動的人，雖則自己竭力設法秘密，但是他的心早就給人家看見了，由是在妬嫉的羨慕下產生出來的諷刺和笑罵是不能避免的。這諷刺和笑罵並不一定使聽的人難堪，有時反而使他增加驕傲，

「好！明天又是你先生的世界哪！帶一點臙脂回來給我們大家嚐嚐吧！」
這一類的話，只能引起那被說的一陣微微地笑，這笑往往能使那些年紀較

大的帶着教訓也似的批評，同時也能使那些不遠千里而來的異鄉客如C，E一樣的感覺到淒切，捧着自己的腦袋倒到床上去。

「他娘，這裏真是太寂寞了！」C帶着詛咒的口吻在說着。

「人家偏偏會有機會！像E那個傢伙，又漂亮到那裏去？偏偏有人家姨太太愛他！」T照例對C說的有反應，似乎同情別人，而又可憐自己。

他們在房裏走着，外面的號聲又響了，照例地又去完成一天的工作。

x
x
x
x
x
x
x

這自然又來了一個星期天。

C和T很早就跑出了學校門向到翠湖的一條黃泥路走去。春天畢竟像淫婦的樣子，雖然在人看來她已經是垂老了，但是却還到處插幾朵殘花，到處敷些紅粉癡癡地立在人前賣笑呢！這些原與C和T無關，柳條雖則再垂下些，也不

過吻了他們一下隨即就被棄了；花枝雖則在昨夜特意爲他們開綻了一個新鮮苞兒，但也許她的笑靨還沒有入他們的眼簾咧；春風裏沈醉地小鳥雖則彈着醉人地溫馨地雅曲，然而他們麻木了的耳朵從沒有對這些有不同一點地發覺。他們所留意的，僅是僅是那爲這一些所引誘來的少女們，他們對於春的敬意，也許就是看過那些暈紅着雙頰的少女們之後的微微昏惘吧。他們可以在這時候發狂，在這時候詛咒，這時候，他們才間或扯一枝柳條插在口頭，間或彎下身來採一兩朵花枝遲緩地接近他們的嘴唇

星期到翠湖的人的確是多，情人和情人交絃的膀臂在那裏可以隨便捨得，情人和情人膠合的嘴唇自然也不難。一路上充滿了衣香鬢影，這地方是使孤獨者更外孤獨而又是孤獨者極願意來領受孤獨的地方。他們總以爲沒有看見過花就聞聞花香也許可以滿足吧。但是他們不知道惟其聞到了花香之後對於花的幻

對於花的慾求格外地抗進格外地切迫哩！像C和I就沒有這樣地覺悟，

可憐這黃色的泥土，既要笑着臉迎接那一雙雙的情影，又要苦着臉承受那班孤獨者沈重的踐踏，難怪，牠會發出兩種不同的呼聲！

I和C一路向前，前前後後一堆一堆地曳長地倒影，他們原來是那樣沈默地把頭低着的，許是爲快樂聒噪的雀兒的喉嚨喚起了內愧吧。C不禁笑了起來，然而那笑聲只在空氣逗留了一秒鐘之久。I却也抬起眼來望着他。

「這兒，你老兄想起你家裏的太太吧。」

「倒不一定，在某個時候，或許也感到些寂寞。可是結婚的人到底對這點淡薄了，可憐的，就是你們這一班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的人。」I也不禁笑了。

「這話也有相當的對！不過「結婚」在沒結婚的人也就知道是一個不好惹的玩意兒了。老實說，我現在需要的不是和一個女人結婚，而是和一個女人戀

愛。我覺得戀愛是一切的原動力，人生若沒有戀愛來滋潤，那就像機器沒有擦油一樣。而戀愛不就是結婚，要不結婚才可以維持戀愛，誰都知道，戀愛的墳墓就是結婚，結婚以後就永遠沒有那種「非赤裸裸地」的滋味。本來，人類是虛偽的東西，人生的意義就在這虛偽得像真實，本來無意義而又像個有意義的當兒，要把全生命投進「追求」「創造」「做得像」的路上去。所以說戀愛不就是結婚，有人說同人家戀愛就必得要結婚，那是千錯萬謬的謬論。我所需要的不是結婚，而是永遠在追求中的戀愛，這愛消滅的時候，那生命留着也無用了。」C侃侃而談，把I說得忍不住大笑起來，在春風中擺弄着的柳枝，似乎也在嚶嚶地笑着。

「戀愛論又來了！」I拿出一支煙來遞給他，自己也拿一枝吸着。「話雖不錯，但是照你這樣做去，可以斷定你永遠沒有老婆，更沒有戀愛，戀愛而

不結婚，今日的女子誰肯，今日中國的女子更那裏可能。老實告訴你，女子在戀愛的時候，就想到結婚，根本女子就把結婚列在與生和死一起當成她一生重要關頭之一。並且單獨生活能力的問題，她自己不願意單獨生活的問題，社會的傳統的因襲，生理上的變化，在在足以維持結婚制度之存在。固然，你一個人這樣做去就像一家人家失火與全世界一樣地無關，儘管你去燒好了，但是你製造成一種輿論，希望大家把那房子燒掉那確是萬難的事。」

「或許也有同我一樣的想法女子呢？」

「那末還不是僅僅地造一個希有的例外而已！」I拍着煙，C的臉上泛着爽沮的色調，許是帶着畏怯和不自信的意味吧。I忽然笑起來，又滔滔地說下去，「乾脆地！什麼結婚不結婚，老夫子向來是主張實利主義，到了手，幹了再說，到不了手，就花錢！天下事不希奇，你幻想戀愛以後就怎樣快樂怎樣幸

福吧，其實也不見得比抱上一個窈窕姐兒來得有勁！」I說出他歷來的主張，他這種主張是歷來被一班同學非笑。但也認爲是可原諒的。因爲這其中確實含有不少的真理。而I呢，又是一個爲舊式婚姻所苦的少年，這種反動的話，也有許多一邊歌頌戀愛一邊詛咒戀愛的彷徨左道的青年願意採納，I自己也以爲他的議論已經成了真理。

C只苦笑了一笑，這笑雖另有原因，而因爲I的話使他的思想搖動，却也是不可避諱的原因之一。C原來不是沒有戀愛過的人，在N省的時候，他曾和他表妹發生過一度極美的關係，他的表妹的思想正是他今日的思想，就是主張戀愛而不結婚，當然，女子她更明瞭結婚是女子一切葬送的儀式。但是他那時候佔有慾非常之強，於是爲着這，他們就離開了，後來及至他發現他現在所有的原理，特地跑回去——那個時他正在S埠讀書呢。——見他的表妹時，而她

竟一反前態已經嫁給一個年青的商人並且做了一個孩子的母親了。他在莫明其妙的悲哀裏滾過一些時，幾次跑去問他的表妹，爲什麼會變易她的初志，而他的表妹却搖首不答，似乎儘夠神祕的了。他這才跑到這裏來學習軍事。未嘗不可說，他之從軍完全是爲了他表妹的原故呢，今天王的話直射入他的心坎，戀愛和結婚應該是折不開來的嗎？他自己的理論，同時他接受來的王的理論在他胸中激烈的爭戰。

這些問題，似乎是他們不應談的，有一次教官對他們告誡說，「軍人應該談這些嗎？這比吃飯還來得容易的問題，我們就應該把他看得比吃飯還來得平淡，值不得嵌上一個新花樣。」這種話很受一班青年的歡迎，王的思想也受了這一套的影響，今日的小軍人動輒就有三個兩個姨太太者，也不外乎受了這影響在吃飯的時候擺三碗四碗而已！

「別談吧，等我款子到了，請你去鑑賞一回，」W笑着。

他們倆無言地望前進，旁邊的鶯鶯燕燕成羣成陣落在他們的後頭，W不時掉轉頭去看。

「昨天那一個跑步真要人家的命，我的腿至今還酸麻呢！」W說着，爲甚是要換一撥空氣。

C總是低着頭，大概那就是所謂煩悶吧。

看看到了翠湖，澄清的湖水映了好些人的倒影，顫動顫動地。他們也走近湖邊，找了一塊草地坐下了，W的眼睛永遠是昂起不停地流盼着，C呢，却死死地注視着湖面，不知是對那碧水有特殊的領會呢，還是在注意那水中紅綠的影子。但是他們倆個人却同樣爲大自然迷醉了。

一個影子站在他們後邊，C倏地回過頭來，一看是在本城營着筆業的火君

的兒子，不禁立了起來，江的眼睛也爲這一挪動從遠處一個紅的積點上撤回
了。

「兩個星期不見你們了，爲什麼不到我家裏去玩？」這年輕人拉着他們的
手異常地親熱。他今年十六歲了，身材已經像廿歲的人，爲了以別於他父親的
原故，他們總稱他做小火，看他的樣子，穿着這考究的西裝，是特來游湖的無
疑，而他手裏還拿着一條女人用的圍巾，更可知決非他一人來的無疑。

「你來多久了！」江問

「才來。我遠遠地望就好像是你們，所以就跑來了，果然沒有錯。」小火
說得高興，喉嚨裏像痰塞了似的說得不大明瞭。

「喲，又是同那位小姐來的嗎？」江看見了他手裏挾着的圍巾。

這使小火臉上頓時緋紅，這緋紅也可以說是代表了他的驕傲。說話更其訥

訥了。「是，是那位品家小姐，她們定要我同她來。沒有法的事。」

「這又何必辯？」C帶笑說。

小火大概還想辯的樣子，嘴唇張動了幾次，却總沒有說出話來，忽然。另一種情緒跑上了他心頭，猛地向C背上一拍，他的喉嚨也像特別爽利了。「老C，我替你介紹，這是機會了，願意不？」

C微笑代表了點頭，當然是願意的樣子，L却眼睛發光許是妬嫉吧。這是他們倆一切都受這小孩兒的支配了，可以說，這時候，小火是司令官，C是一個小卒，而L也站在爲司令官聲音所屈服的小卒的地位。

C却不把這當成就是他幻想的美麗生活的開始，却只認成是好玩，L更無所謂，樂得和一個女人站在一起。

「你們等着。」小火帶着愉快和責任飛奔地去了。望着他的背影的C和L

，不禁笑起來，C的心多少總有點顫動了，牙縫裏迸出一種極不平常的音調：
「等着看吧，看他弄什麼鬼。」

他們又坐下來。這是L的主意，以爲專心在這裏等着不成樣子。但話雖如此，他們的血却早就像風吹着的湖水一樣起了好些微縐了。

等了一會，他們耳旁經過了好些笑聲，皮鞋聲，他們儘等小火的手來拍他們的肩背，但是直等到自己忍不住抬起眼一看的時候，那笑聲和皮鞋聲却離他們遠了。

C和L又整理了一會那從皮鞋裏伸出頭來的爛襪筋。

這回真是來了，不等到小火的手來拍的時候，L已忍不住站了起來，自然，兩個帶笑地女性的面孔映入了他們的眼簾，其中有兩隻腦壳馬上帶着紅暈地低下去了。一個是C，一個是品家大小姐，這叫小火在旁邊不禁對品家二小姐

笑起來，只有L，却倒也感到一些別有的滋味。

「這是C先生，這是J先生。」小火指着他們倆。

「這是品家大小姐，這是品家老二。」小火指着她們倆。

八隻眼睛流動了一分鐘，L只是感到一種值得他驚訝的別有的風味。

「C先生是研究社會學的，S埠某大學的學生。品家大小姐也是喜歡社會學的，現在在文心大學讀書。你們倆今後可以做一對學問上的朋友。」小火說話竟有如是之爽利，難怪C和品家大小姐不更因為他的話臉紅了。

於是他們在極客氣，極稀疏的談話中間建築他們的友誼了。C嗎，至少是要比L來得細緻些，空氣似乎由緊張而走到和緩的路上去，他們她們的步伐都還安詳。

走走到了一所茶樓，小火自動提議說請他們上去喝一點，他們都同意，在

那上面，C爲她們倒過茶，她也爲他們倒過茶，C又隨意扯些S埠的風光，甚至及於中國有名的學者胡澂的講話的態度，意思是說自己曾上過他的講堂。

她們似乎表示着一種盲目底羨慕。在T城本來也可憐，前同一個報上刊載了一個中國女文學家的照片還引起品家兩姊妹的爭執呢！

當然又談到社會學，C的戀愛論却始終不敢拿出來。然而他們倆都漸漸地走入了夢境，確是不可諱言的事。

品大和C捉成一對兒，品二和小火又是一對兒，只有W一個人做了孤獨者。餘者，呆呆地回答他們她們抽出來說的一兩句應酬話吧了，然而，他也感到另有一種風味，他的眼睛甚至不敢直視他們。

在茶樓裏勾留了好半天，天色已漸漸把翠湖染黑了。他們也到了要回校的時候了，於是大家告了辭，臨出茶樓的時候，C問品大要了住址，說是他將來

恐怕要向她借書，因為自己的書既沒帶來，而自己的精神又非得借書本來滋潤不可了。品大小姐當然明瞭，但也沒有說不肯。

下得樓來，各人就分道走了，雖然C不時回轉頭去，但品大小姐却從不同頭，間或可以依稀地看到小火的那一幅帶笑的面孔。

歸時雖然仍是來時路，然而人的心却不同了。

x
x
x
x
x
x
x

回到學校裏，C算是清醒了些，剛才的夢境，經過他仔細審查同時再徵得了L的見地，他才認得這就是美麗生活的始期了。努力地把自己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竭力回憶起來，自己不覺一陣幽涼一陣燥熱，L今天似乎也在他自己理論外找到其他的東西了，平素最愛說話的他，現在也歸於沈默。C的話雖然較平日為多，L總是報之以微笑，這笑顯然是充分地帶着傷感的。

「老I，你看她今天的態度怎樣？」晚餐以後，C 趁散步的時候和I說。

「還好。」I微笑過後這樣回答。

「我想寫一個信給她，你看？」

「那自然好。」

「他娘，在這裏真真讓我創造些美麗的歷史！」他又想到自己的主張了。

「不知道她是不是一個能夠接受我的主張的人。」

I搖頭雖無減如前，但沒有以前的那種氣餒了，「我看未見得。」

「看品家二小姐同小火很耍好的樣子，恐怕他們已經有關係了。下星期去

找找小火就知道，先要把她的性格，思想和家庭狀況弄清楚了纔好。」

「你會等到弄清，下星期你不直接跑去找她，我就同你賭腦壳。」I像有

知人之明。

「我想寫信或許太冒昧了。」

「暫時不寫也好。」L又像對這同事有經驗。

在寢室裏C分別地顯露不安，許多同學看了他這樣，又看了L臉上的微笑，聰明的，每天腦筋裏離不掉這幻想的人就都明白一兩分了。C自己屢次都想說出來，一方面徵求各同學的意見，一方面表示自己的驕傲，但是屢次爲L的目光所阻止住了，這又可以說是L的經驗。

終於是無可按捺，第二天在那一棵柳樹的蔭下可以看到C的手膀在那裏急急地移動。吃午飯之後校役送出去的一大包的信件裏也有寄品小姐的一封信。

寫過信去以後，C的生活更像弔在空中一樣，當晚晚餐的時候，他就少吃了一碗飯，癡號吹過了，那平素失眠慣了的W君還說聽到他在床上轉側不安的聲音，一直到他自己入睡之後呢。

一二三四五照例地毫無阻滯地過去，今天已經是第六天了。可憐，C這幾天所受的磨折，在L看來又足以增加自己對自己主張的信仰，他想，一個年青人不是正好揀好些光明正大的事業之路去走嗎？爲什麼要走上這條絕路呢？而且而走的人也並不是不知道這是虛空這最後是死。

愛情製造譬之造房子一樣，動工的時候似乎值得一班人的審慎小心。自己懷着鬼胎寫一封信給人家，雖然得不着回信是自己意料之內的事，但是總分外地希冀，幻想，懺悔，羞愧把自己的生活打碎了。這滋味不但勝過在戀的時候，而且勝過在失戀的時候，在追求裏夢想裏的生活，是稀有珍貴的東西，

第六天在夕陽收斂了牠的餘影的時候就算完了，而她的回信仍舊不見來，同學們的嘻笑和默靜分別地跑上了各人的臉門，自然，他們已經是預支了明日的歡樂或者是孤寂。

C無聊似的離開了他們，只看他一個人在教場上的運動器具邊徘徊着，時而抬起了那新近消瘦的眼睛，時而前半邊然地伏在木馬上。幸而這時候別的同學爲自己不假顧及他了，不然，或許又要成爲大家的笑料。

L從斜岔裏跑了出來，他的脚步本來是很爽利地，但是一看到C的形狀也不覺弛緩下來。

「一個人在這裏做什麼？」從L的微笑上可以知道他是明知故問。

「沒有什麼！在散散。」C做沒有事的樣子，但是他的眉梢，他的眼角却不容許他這樣做了。

「瞞我？」L笑了，笑聲在C聽來分外地冷澈，臉不禁發起燒來了。「別瞞我吧！你現在是不是爲明天的問題打算是不是？問我，來問我好了，老L雖然不講戀愛，但是於戀愛的法門却多之又多！」接着又一陣笑。

「我咒詛戀愛，戀愛是陷人於死的東西！」

「你不是說過戀愛是活的力嗎？怎麼自己吃掉自己的話——自食其言呢？
哈哈！」

「……………」

「傻子，天下的事你當是這般容易呀！她知道你是什麼人，怎能貿然和你通信？這個時候你就詛咒戀愛了，等到將來你戀着的時候，那還不知道要怎樣痛哭流涕呢！」B誠然像一個戀愛哲學家。

C無言，他再沒有勇氣像一個星期前申辯了，

「怎麼了？她回信有沒有？」

「就是沒有哪！」C頹喪地回答。「還是當成一個清醒了的夢吧！」

「那不要緊。明天你還是去找她，你的態度應該在極虔誠極客氣裏表示你

們的交誼還在朋友之下。」

「我不想去找她了，我以後願做你的信徒，」

「」大笑起來。「那倒不必，勝利雖屬是歸於我硬幹的學說，但是你不妨前去試試。」他拿出兩支煙來，爲了他們資格老的原故，抽煙在學校裏雖教官見着了也是不干涉的。

「家裏的款又不發了來，三叔的疏通又怕是無效了。」

「明天找吳科長去，煙也完了。明天你當然一個人出去。」

「不，我決不去找她，要等她的回信。」

「嘻嘻……」又是在表示他的經驗。

「你說，明天去找她，會不會有岔子。」

「當然有，但全仗你自己，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你要把不成功當箇例內，

而成功是例外，那你就快樂了。」

「還是不去的好。」

「還是不去的好！」接着一陣裹着煙絲的笑。

月亮已經懸在中天，U爽利地插手在衣袋裏去了，C呆呆地望了他的後影，嘖嘖地苦笑了一聲。

——不想老U還有這一套。

x
x
x
x
x
x
x

星期天的美麗不減於從前。U省的氣候長年是沈醉在溫馨的和風裏，陰雨是很少有機會來劫奪這星期天的美麗的。

清早，一大批灰色地，蠢蠢然地的東西擠出了那開着的大門，那是講武學校的學生對美麗的星期酬謝的起始了。有健步如飛的，有同另一個學生談話走

得較遲緩的，有遲疑不決在街沿慢拖慢拖的，當然，還有那被罰而不得出校門只在門口露着可憐地羨慕地的臉。

「飛步走了過去，他昂着頭。」

門口漸漸地靜了，留下的只有那雜沓地脚步遺下來的迹印。校役把大門關上而開了旁邊的一個小門，這是他照做慣了的。

遠望去一個影子仍在那漫長的馬路上慢吞吞地拖着，他穿着一套舊很了的西裝，但是這還是平素不容易穿的。他走三步又退一步恍惚在彈着他離亂的心曲似的。是誰？就是那位老得不着回信的C先生。

往何處去？這是C此刻心裏解決不了的問題。上怡紅巷去吧，假如她拒絕，假如她從鄙夷的目光裏表示說「你這輕薄的男孩子呀！」假如她已經有了愛人，去了恰是她把自己寫給她的信互相讀着互相大笑的時候呢！唉！他悔了，

他不應在一度極生疏的見面之下就那樣冒昧，更不應顯出那一幅饑荒的口吻來，女子這東西是只能讓她先有了表示然後一舉進攻的，假如你先那樣熱烈她還當你是一個餓鬼防你都來不及呢！自己又不是不明瞭這點。爲什麼要那樣魯莽呢？他一個人越想越不是，汗點隨着一顆顆地冒了出來，索興不走了，靠在路邊的一株樹上，就算是休息吧。

竭力回憶信上寫的是什麼，終於使他沒有勇氣。稱她女士總不爲過吧，但是什麼「人生是孤寞的我希望我們的手從此後聯了起來」的這些話就多少有點問題了，爲什麼不用文言寫呢！唉唉！

有些倦於游散的同學們回來了，走過他的身旁。

「喂！C，獨自個在這兒想什麼心思。」

「怎樣不找她去呢？」

這聲音打破了他的夢境，自己也覺笑了，嚇，堂堂地軍人爲這些小事就這樣沒辦法嗎？他笑臉回答他們。

「我家裏發生了問題。」

「什麼？」

「……：你們何必問。笑話哪！」

他提起腳就開步走了，也不顧及後面那兩個同學的笑聲。

懵懵然走了一陣，不知不覺地走到那火君開設筆業公司的門前來了，火君正搖着幾根短短地鬍鬚咬着一根水煙袋在望一個顧客的面孔呢，看見了O的影子，馬上叫了出來：

「O老兄，這裏坐坐！」

O抬起頭來，看見自己已經到這筆業公司的門前，不禁面紅耳赤了，幸虧

火君沒有曉得前回的事，才算是帶着跳動的心進了店門，舉眼一看，倒沒有找出小火那一幅笑嘻嘻的臉。

「裏面坐坐，久違了，人好？」火君帶着一幅商人的口吻，把C沒法由店門口引進櫃台裏來了。

「是上星期到翠湖玩的，上上星期……」

「呵！翠湖玩的？見着照兒——小火的乳名——沒有？」火君截止他說下去。

這使C一陣臉紅，恍惚那五十幾歲的老先生的眼光，已經洞燭了他的內心似的。囁嚅地回說了一個「看見的。」

幸而好，火君倒不把那件事看成好大，也不神經過敏，他總覺得與其管別人的閒事，倒不如用來管教自己的兒子。於是他又提起小火了：「這孩子今

天又出去了，唉！沒辦法，一天到晚總是發瘋，看看讀書這樣讀下去是無望了。明年或者是今年下半年，就想叫他到上海去學學工業，這到底是一個立身之道哪，免得在家裏和品家老二胡混鬼混的鬧得人言噴噴。」他拍着旱煙，隨手在桌上煙筒裏拿了一支待客的煙遞給他。「老兄，你以為是吧？」

到了「和品家老二胡混……」這幾個字，C的腦部有些昏惘了。木然地接了遞過來的煙，又接了火，才聽到「是吧」兩個字，趕忙一振作連說了兩個「是的」「是的」。

喜歡人家和他表十二分地同情，這是火君五十年前就有的的脾氣。他不禁高興起來，又問了一些關於C學校裏的近況，並且說了一遍自己所望於照兒者。附帶又說明了自己預備設什麼工廠什麼工廠的野心。然而，他儘管說得有勁，C是否全都聽了，還是一個問題。這時候，C的心已經飛向那翠湖的水邊，

已經飛向那微笑底品家姊妹的靈魂裏去了。

「今天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嗎？不然，就在我這裏吃中飯去好了。」

「噢……」這C使很難以回答，其理由不是爲了客氣的原故，在他家裏吃中飯吃晚飯，是C和W時常做的事情。之所以遲疑者，因爲此刻C的心並沒有想到吃飯的上面去。

「怎樣？W君或許也要來。」

「不用客氣吧，我還有一件小事呢！」

C立了起來，走出了櫃台，又走出了店門，老板只呆着臉在領略年輕人的神祕。

——怡紅巷去！

C的決心在他再圖躊躇下立定了。小火的行爲，不但是不值得和他父親表

同情，而且還於他有莫大的幫助呢！他想小火還有這胆量，自己何獨無，小火有本領幹這個，自己爲什麼畏縮？這其中無形地增加了他好些勇氣。

——到怡紅巷去！

及至到了怡紅巷，他又躊躇起來，門牌分明是找着了，却屢次不敢進去。門縫裏時而透出一陣笑聲接着又是笛子和胡琴的合奏，笑聲裏顯然有小火的一副圓圓的臉孔。

終於用指頭敲了兩下門，可憐，他心的跳動豈止像那門響地只有兩下？裏面的笑聲和胡琴聲突然地停了，停了一會，門扇向兩旁一分，就露出品家二小姐的面孔來。小火就早瞥見，一跳就過來了。

「原來是你！L呢？」

從垂下的眼角裏，C察出空氣並不十分特別和緊張，他的心才放下了。和緩

地說：「他早就出去了，我一個人無聊，所以跑到你們這裏來，爲的是看看品女士能夠借一兩本書給我吧！」他橫過眼去，正遇到品大對他直射過來的眼光；這一觸，恍惚地球炸裂了，引起小火一陣無謂地哈哈笑！

靠近品大的一把椅子上放着一把胡琴，品二不用說手裏還握着一隻笛子，剛才的合奏，是他們手下的產物無疑。

C像是忘記了自己寫信的那一回事了，不然他應該如何地惶惶，雖然品家二小姐無原無故地笑過幾回，這只有使他疑心到是在笑他西裝不及小火的漂亮呢！小火很想知道她笑的原因幾次低低地問她，而她却收斂了餘笑很嚴正地不答。她姐姐睜着眼睛罵着她「癡笑」的時候，却報她一個鬼臉，又引得大家都笑了。

這笑中間只使C如坐針氈，然而，他這時候心是迷狂了，無論如何想不出

自己有其他好笑的地方來。

「老C，今天穿起西裝來了！」小火帶着冷刺的諷意，

然而，這時候品二倒不笑了。C却臉紅起來。

靜默了好一會，大家都像爲靜默弄得難以爲情起來。

「C先生的信：」是品大先開口說。

假如地下有洞，我相信C先生一定不顧人家的非笑馬上就攢了進去的。而且這時候品二的笑聲更比以前大了，甚至倒在她姐姐的身上。不過人到絕路的時候，臉皮就自然而然的厚了，自然而然的有辦法了，C先生還可以紅着臉說一句「是」呢。

「……早就收到，因爲前幾天病直沒有空。」

他仔細一留神，她臉上沒有病容，只有動人的紅暈，又說了一個「是」字

。小火也像在旁邊由神秘中得到了相當的領悟。

「當然，借書是不成問題的。……」以後她不再說了，低着頭，但一會兒，又抬起頭來說了一句收束的話：「真是對不住。」

認爲不得過的，也就這樣過去了。並且還醫治了C前幾天苦悶的靈魂。雖然這時候，倒底無以對小火和品二，然而他可以斷定品二的笑至少是原諒了他的。

大家又無言，胡琴的絃無意地被品大的手碰了一碰，「吱」「吱」地響了一響。

小火走攏來，猛力對C肩上一拍。「老C，今天到那裏去逛逛？」六隻眼睛都望着他。

「隨你們，但是別耽擱了你們合奏的時間了吧。」

「不會弄，沒有事的時候好玩。」品二竟知道客氣。

「要借書就走！」小火說。

品大望了她妹子一眼，她會意。說：「我們一同去吧，走，C先生！」大家魚貫兒似的往後走，一會兒走進一間房裏。在前走的品二說：「這是我們的臥房，真是精得很！」

房裏中間擺着一張寬而且大的古式牀，東邊有兩張條棹，兩邊是書架子，當窗子下另有一張大方桌，上面擺些泥人，紙花，筆墨這一類的東西。書架上自然有好些書，但除書而外還有一些玩具有規則的陳列着，小姐們的房子裏大概是如此的，這樣像是表白她們的童年，其實儘管有些小姐們對這些東西不感興趣的。壁上挂得有中國的畫，有西洋畫，有一幅西洋畫題爲疏林落日的，署名像是士葉，不用問，是品大小姐自己寫的了。這屋裏充滿着處女的尊嚴和聖

潔。

「呵呵！品小姐還會畫哪！」C胆子漸大了。

「有名的！」小火插嘴說。

「別吹破啦，人家又不是你自己！」品二冷諷地說，

C在書架子上隨意翻了一翻，社會學類的書僅止幾本，最多的是文學書籍了，什麼超人哪，吶喊哪，間或還有一兩冊書集和醫學書，都很整齊地擺在上面擺着。

「品女士還很歡喜文藝哪！真的，一個人不應該太枯燥了。有許多學科學的人，死也不肯看文學書籍，也難怪，就是他勉強看上一兩段，也是爲他自己習慣所不容許的。這種人到死他還只能了解人生的外表，只曉得人生的意義就是衣食住的享受而已。」C的胆子更大了。

「別給老L聽見了，這不管就是在罵他。」小火插嘴說。

「然而，我畢竟太蠢了，雖然喜歡這些東西，但是能夠領會的實在很少：」品大小姐像是客氣，半低着頭。

「就這樣夠了，我自己也許還一點也不能領悟呢！本來，一代有幾個天才？豈能夠希望人人盡成作家？我們只要保有欣賞的興趣就夠了。」

「我相信我就不能夠欣賞！」品大的頭全部昂起了。

結果大家又談了好些問題，自然，小火做了不少的笑臉，就是桌上擺着的小台鐘，也像在和他們呼應哩！C算是借了兩本書，其實大部份是他在S埠就看過的。

小火提議上昆湖去玩，這T城除了這翠湖與昆湖以外，委實沒有更值得這些清雅者流的游息地了。大家都同意，只有品大最初說了這一句：「父親不是

在家嗎？」這話是對品二說的，但是品二對她做了一個鬼臉，隨着就臉一紅不再說了。

「伯父大人可以請來見見嗎？」倒反引起了C這一句話。

「不用着了，他老人家正在做一件稟帖呢！有規矩的，做事的時候，除掉酒以外任何人都不要見的。」小火代她們回答，以顯資格之老。

「呵呵！做稟帖？」

「是的。」小火望了他一眼。

他不再說了，大家都預備動身，他們走出房門讓姊妹倆換了衣或者加點粉，於是一同走出去了。

輕盈的步履飄逸着一陣衣香，C的腦部頓時感到迷醉。

「我今天請你們喫一餐中飯。」小火與高采烈的說。

「你又在店裏犯下罪了嗎？」這話從C的口裏說出來，分明是多少帶得有些憤意的。

小火的臉在自己的笑裏微微地紅了。

★

★

★

★

品家大小姐名字叫士華，品家二小姐叫士英，她們倆以外，這品家就只有一個年記將近六十歲的帶得有一些神經病的父親和一個善於操持家政的母親了。

父親本來是一個縣官，手掌也曾握過三個月的印把子，因為土匪破城的原故，這官銜就隨着土匪吶喊聲丟了，有人說，他有神經病就是那時候起，因為做官既不容易，何況做了官又失去了呢？

家裏很沒有錢，但父親並不以此爲慮，而天老爺也像沒有絕人之路的決心

他會做一手的好狀子，更弄得一手的好字畫，靠這兩樣就減少他八分恐慌了，因為人類到底不能不打官司，不打官司要縣老爺何用？而打官司又不能不要動人的狀子，於是他的命運就確定了。同時，有幾文的人又不能不喜歡字畫之類，不如是，則不能謂之儒雅之士，於是他的命運又確定了。既然這樣，他們雖然實在窮，而享受却倒也不惡。他的思想是成下列的一個公式：先儘量地享用，用完了努力工作，愈努力工作而工作亦愈多，工作愈多而愈能享用。所以，一個月有好久是他不願做工作的時候，如果到了那做工作的時候，取費也特別便宜。還有，火家同他家多少有點親戚的關係，到了那實在不得已的時候，也未嘗不開方便之門。

他極愛他兩個惟有的女兒，有一次他醉後斷定，他女兒將來於家庭是有莫大的幫助的。士華今年二十二歲了，她有母親的模型，賢淑，溫良已經是夠人

稱贊的了，何況更有嬌艷的臉子呢？士英纔二十歲，模樣兒多少有點像士華，但是性格却有點像她老子，有回她把一瓶香水全倒完了，而第二瓶也自然而然地來了。平常異常地佻傥，好些年輕的鄰居，都向她告過饒的。這兩位小姐至今都沒有人家，母親有時真急得把眉毛都蹙了，而父親却只撚鬚微笑，有幾次有人家來提了，男娃子也生得不錯，然而父親却什麼不說地給人家退回，母親問他，而他却又只撚鬚微笑。

「孩子們都不小了，要知道長大了的姑娘是關不住的。」母親時常爲這蹙着眉頭，恍惚她還有一件事情沒做，不能完成她整個的賢良似的。「我心裏總不安，到底你要揀什麼人家？」

「別人倒沒有你自己急啊。」父親談到這問題始終微笑。

母親又時常用試探的口吻去試探她女兒們，自然，第一步她們說：「媽，

太早了！」再問，第二步她們就說：「我們是不要嫁人的獨身主義者」；再問，第三步出來了：「媽，我們自己的事讓我們自己去解決吧！」母親看着她們，真個沒有自己急，整日地談談唱唱，吹吹拉拉地。再回憶到自己不禁對現存的世界和老天爺懷疑了。

她們都很孝順爹娘，尤其是士華，常常使父親感到人生的滿足，他常說：「人家都要兒子，我獨要女兒。」等到母親說：「女兒終是人家的人哪！」他又軒然地笑了。

她們都是讀書之士，手裏也曾握過幾冊寸把厚的洋書。嫁人這兩個字當然是差於齒及的，然而，嫁人既然是無可逃避的事情，自己也不是完全沒把牠當成一件事看，也不是完全如母親所觀察的一點也不急，但是工省的人那裏能夠中她們的意？而況且，先應當戀愛，——爲一班詩人所時常歌頌的戀愛——然

後才結婚。結婚不同嫁人一樣，這不是老年人所知道的事。

當然有許多男性像雄雞一樣地灑開毛羽做盡好些醜態來獻媚，來追求，而她們自己也有不能自己的時候，但是屢次爲父親所勸阻了，他說這些年輕的小鬼都不是好人，而他不能更引證好人在那裏。就是小火與士英，他老人家也會把頭搖過。

空閑的時候，父親很喜歡乘着酒興說一段二段故事，那故事的範圍很廣，最近却奇怪，所說的幾乎盡是一些孝女犧牲自己去拯救家庭的故事了。有好些像是他老人家臨時講的，士英時常在其中指出好些不接頭的地方來，父親却用微笑來排飾。

這故事有時竟引兩個人的眼淚，一個是母親，一個却是士華了。

家庭裏倒時常是愉快着的，然而近來士瑋的人不知是爲縣太爺省事呢？還

是爲別的，很少有人需要用他老人家的筆了。雖然這樣，但終不能使父親感到不安，而毫無變易地維持他固有的享受，然而，酒店裏積欠已經不少了。

✱ ✱ ✱ ✱ ✱

C帶着了昆湖的波影和醉迷的疲乏回到校裏來。他覺得眼前充盈了喜悅和光明，自己的脚步雖能慢吞地一步步挪動，但是他心裏恍惚載了數千斤的歡喜，花草也像在爲他跳舞，在那十分不得已的時候，自己的歡喜迫出了一兩句「天已晚你就該……」的京戲，餘音激動了頰旁春意蘊蔥的樹葉，更點綴了他眼中美的世界。他想，他以後應該如何地驕傲了，自己以後就是一員猛勇戰士了，他更幻想：一個溫柔的肉體將被自己擁抱着，自己應該胆子放大了，愛情這東西沒有肉是不能維繫的。假如你不和一個女子發生肉的關係，那怕和她只接過一個吻，那她隨時可以宣佈不愛你的。但是到己的思想，對方是否能充分

地接受呢？看她的樣子多半是不能的樣子，那末，不如趁早和她決絕免得將來痛苦吧。但是，現在還不知道她的底細呢，或許她能感到和我一樣，那不是更好嗎？他又想到士英，這女孩子倒活潑可愛，看她同小火的樣子，也許連結婚這兩字都沒有想到呢？連結婚都不了解，自然更談不到不結婚了。自己的這種思想是不是走得通呵！假如她們倆接受了這是不是於她們有益？他一路想着，一路向前進，他時而興奮，時而委縮，時而對自己主張懷疑，時而又幻想自己主張被她們接受了後的樂境。隨着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發現了學校的校門。

進房見着了L，自然，喜和怒是不能用什麼東西來籠罩的。L一看，就知道他得看了夠他滿足的東西回來，那種可憐和不安的樣子，不禁使他嗤地一笑。

L發覺了這笑聲是特別有關於他，正紅着臉，想倒在床上敷衍過去。而L

却開口了。

「怎樣？今天的成績很好吧？」

「沒有什麼：總而言之，痛苦而已而已！」C只得回答，然而聰明的L，豈不能看出他的跳躍的心？

「老實些，別欺我。」

「真的，誰還欺你來？」他的笑更證實L的想像了。

但終於C還是把今日過去的情形告訴了他，因為自己實在須要L的幫助，至少參謀。到後來竟忘起形來，一邊說她們如何地可愛，一邊誇說自己好像大事必成，從今後可以不孤寂了。然而，他的言論，只有使L發笑，在C初初地聽到那笑裏像是含得有冷諷，嫉妬詛咒破壞的成份，但是C也不得不承認，那裏面多少也有些經驗質地，這是使C一時不能猜透牠的意義的。

「天下事沒有那樣容易，別太樂觀了，太樂觀了，就只有更襯得收場的淒冷。」這像一盆冷水澆在C的頭上。

「當然十分把握不敢妄定，然而……」然而他的火猶兀自不息。

「你的戀愛不結婚論今後又將如何處置呢？」

「然照着做下去，如果天下沒有能接受此種理想的女人那我就不會同天下女人發生關係。」

「別嘴硬了吧！品大小姐我看絕不是能接受你的人。」

「我可以創造呀！」

「好！」

他們於是就不再說了，I把今天從科長那裏借來的款子分了一半給C，就抽身走開了。O心頭的火並沒有被他澆息分毫，倒在床上，想起剛才昆湖上的

游踪，自己更只有快樂。士華是那樣地溫存，士英是那樣地活潑，溫存的也不是怎樣愚笨，活潑的也不是怎樣淺薄。到處都能令人感到溫馨富麗的美，像似置身在天樂飄飄的仙府中。他又想到創造，應該用什麼手續呢？應該先說結婚是女子最大的損失，女子一切自由，意志，和進展都喪失在這結婚的上頭；女子一切育子操家的職務都產生在這結婚的上頭。女子要想和男子平等，就應該不結婚，而用她的精力去努力事業。但孤獨地生存，並不是造物主的初意。所以應該有極了解極愛好的朋友來補救。並且人生的意義就是建築就含蓄上，創造上的，結婚就是最含蓄，最固定的東西，往往有人在結婚後就感到愛情的死滅，那就是因為結婚可以使人得到滿足的疲憊，而遏止了創造的追求。人類的感情——尤其是男女性的愛情——是如逆水行舟一樣的，不前進就只有後退。所以不結婚不單是女子的幸福，而且也是男子的幸福，而且還可以使全人

類永遠在創造在追求中。他想到這裏，自己不禁點了點頭，恰巧號聲響了，他於是起身到飯所裏去。坐下去，隊長的命令一下，就只聲見一陣嘴唇和碗筷碰得響的聲音。他望着那一盃無油無鹽的黃豆芽，半生半熱的米飯；在平常也許毫不懷疑地和別人一樣十分鐘以內就光了，但是在今天，他肚子裏像充塞了別樣的東西，吃了一兩口就放下筷子了，但是他怕隊長正在窺伺他，或許因此懷疑他生病，所以未有命令放筷子之前，他還是把筷子拿起在手裏。坐在他對面的C，却不時抬起眼來，對他微笑。

命令下了，雖然有的還只吃得半飽，也得把碗筷放下來，行了一個禮恭恭敬敬地走了出去。C自然也走了出來。

「你爲什麼不吃飯？戀愛飽了？」C拍着他的肩頭笑。

「少造謠言，我不想吃，怕是中餐吃得過火了。」

「我看你這樣可危險哪！」

「我自己知道。老哥！」

「到操場上去散步去了。」C 獨是回到房裏來，腦筋裏還在想着要怎樣才能使她接受他思想？在床底下把剛才塞進去的借來的書取出來，翻開頭一張，一行秀麗的簽名和一個朱紅的方印，就使他凝視了好久。先翻了一陣社會學總覽，覺得那些圖表的無聊，放下了，再翻開那本小說叫孤獨之魂的，看上了一兩行就感到同剛才的米飯一樣的無味，又放下了。自己一個人攢着手仰頭望着灰色的天，而天也只能給他一些寂寞。

——寫封信給她！

自己像忘記一個星期前的情景了。

——寫個信給她。

他興奮極了，毫不遲疑地抽出一張紙來，在上面迅速的寫着，他竭力地想忘記前次寄信的事，雖然有時那情景自然而然地幻上他的眼前來。

信是用文言寫的。也不長，這似乎是他的經驗。所以等到L及其他的同學回房之後，他的信已經寫好並且毫不遲疑地發了。

這晚，他算是把那本孤獨之魂在灰黃的電光下看完了，睡眠呢，似乎也較昨夜晚好些，而且，直到睡着，他沒有吃過另外什麼東西。

★ × ★ × ★ × ★ ×

文言文聊聊數語的信，果然發生了效力。C也因此得能拜見士華小姐的筆迹，自然，笑臉是常常擺給L看的。

戀愛這東西並不難，只要碰着恰當的機會，只要井蓋子開了，你投進一個石頭，自然要激起一些水沫來。獨身主義既等於說笑話，自己的事，又到底不

容自己忽視的，而且如果自己不設法，那好些不相干的人就會起來替你代庖。當然戀愛並不是品家姊妹心裏所深惡痛絕的事情，雖然口頭上時時有違心的表示。

已經是兩個月了。這兩個月星期天總看不到C的影子，星期天也看不到品家兩小姐的影子，也看不到小火影子。這只有使C寂寞地微笑只有使火老板更下了叫小火到上海去學工業的決心。

此外，郵局的檢信員微微地帶着好奇，當檢到那每天必有的一封寄到軍官學堂，一封寄到怡紅巷的信的時候。

同學們有的傳說C已經和品家大小姐戀愛了，而C自己也奇怪始終不敢再踏那筆業公司的門。

×
×
×
×
×

在這期間，C的思想始終沒有向她們宣傳過半句，好像一張嘴就要失掉現有的一切似的，同時他會對同他一樣的在品家出入甚勤的她們的表哥露過惡意，他對小火說：

「兄弟，我們不願意再有第三者插足在我們的中間，」這顯然是醋意了。還有一次星期他去找她，她家告訴他，說她正同表哥出去了，小火也在她們中間。他聽了，馬上跑了回來，飯也沒有吃，寫個信把小火罵個要死。

他沒有機會把自己的思想灌入她們姊妹的腦筋，以前編就的詞句，也漸漸地遺忘了，他見着L就臉紅，見着J的微笑，他幾乎有點害怕。

兩個月的努力，當然建築了好一些根基。女人平素儘管不講戀愛，但是只要被一個男子纏昏了，那她的熱烈甚至要超過男子之對於她。不講別的，在士華給他的信裏，他就發現幾次在樹葉當中畫着的一顆紅心，心的當中寫着的

詩句。

「C 早就不寂寞了，永遠寂寞的倒是L。」

✱ ✱ ✱ ✱ ✱ ✱

C 快畢業了，畢業之後，據說就要派到W省的邊疆去實習。可憐，這消息應使 C 和士華如何地恐慌。實習期是一年，在這一年裏，不定要遭逢幾次的剿匪，戰爭本原來是學軍事的家常便飯，在L，或者在其他的人，似乎都不感到什麼問題。惟有 C，不成問題的，但士華的眼淚，和可以想像得到困厄艱辛，焉得不流淚呢？

最後的一星期，他們都得到確定消息了。C 被派到M縣張師長部下去，L却派到離M縣七百里的B縣去了。

「你去不去？L哥！」在草場上散步的時候 C 慘然地說。

「怎樣能不去？」

「桂矮子不是回去了嗎？」

「那是他病了的原故呀！」

「那末，我們不是要分別了！」

「自然！近來你怎樣變成這樣兒女女的？」C微笑着。

「不是，我真想回去看一看再說。」

「算了吧！你來做什麼的！」

大家無言地分了手，同學們大部份都在討論分派的地帶問題，那些是好朋友而又派到一起的，正說不出的高興。他們大家都露着歡忻。雖然有少數朋友如C一樣有特別原因，但幾個人的悲切的呼吸，似乎沒有改換空氣的力量，何況那些平素只站在羨慕和嫉妬的地位上的人，又故意說一些刺耳的風涼話呢？

到了星期天，他遵照所約定的時候到品家去，這回，小火竟例外，沒有先在那邊。士華當他去的時候，正在綉一件像手巾也似的東西，看見他來了，趕忙收起來；士英在她姐姐身旁伏在桌上正畫着字，她們倆嘴角上都留得有笑容，似乎是剛才曾做過一件可笑的事一樣。

「正在念着呢！說你爲什麼不來了？」士華站起來笑着。

「約好了，怎會不來？小火呢？」

「他？」士英苦笑着說。「大約又是他父親管着了吧。」

大家爲這微顫的聲音所懾住了，靜了一會。

「你在綉什麼？」C走近士華。

「別問，好東西。」士華笑着。

「別問吧，總是送你的。」士英恢復了常態。

「好吧。送我也好，不久我們不是要別離了嗎？」C語調有點淒然了。

「你到那裏去？」士華急切的問。「是不是實習地已經分配了？」

「是呀！」

「你到那裏？」

「M縣，靠近F國的屬地A城。」

「那樣遠？」士英也着急地問。

「I派到B縣。」

「你們倆也分開了？」士英說

「是呀！我想請假不去。」

「那又何必呢？」士華低低地說了一句就不做聲了。

空氣緊張得幾乎逼出人的嘆息來，大家無言地默守着。士華綉的手巾也不

自覺的拿出來了。天氣是一個初秋時候，窗外的梧桐黃了尖兒的葉子間或旋下一兩片來，伏在地上睜着眼睛似乎對這無情的秋風表示最後的掙扎，也似表示對故枝的留戀。士英在桌上寫的字，這時正呆呆地映在士英的眼裏，彷彿都在不安定地跳躍。士華無言，C靠着書架摸着一個石膏做的小狗的腦袋。

終於還是士英先醒轉，看了這情景不禁嗤地一聲發出笑來。這笑把大家的臉都弄得緋紅了。

「我想不去。裝病幾天。」C的笑帶着苦意。

「那你非去不可，等下莫說是我……」士華說着臉紅了。

引得C和士英都笑了。

「我想，去還是去，好在去是於你們感情方面只有突進沒有銷歇的。」
大家都無言。

士英的提議，大家決定同到龍玉寺去玩，起初士華本不願去，但經不起士英的苦纏，終於還是去了。

道秋天的景色，假如你粗心地隨便看看倒也能夠得到一個病態美的圖廓，但是你要拿牠來解除你心裏的苦悶，得到欣賞的愉快，那就只有被牠作弄的了。牠像鉤，牠能夠勾起你心懷的撩亂；牠像網，牠能夠把你籠罩在愁雲慘霧的中間。牠能使青年們飲泣，也能使詩人大事吟咏。

他們同在這秋色中徘徊着了。

C 同士華在這時候簡直像兩座沈默的石像，士英也減少了以前的活潑陪着他們沈默着。起初還多少談幾句話，倒後來當走近龍玉寺的時候，大家都像低着頭數石子了。

「我想……」士英想說什麼。被士華的冰靜的眼光遏止了。但她仍舊說了

下去，然而就詞氣上看，她接着說的，不是她以前所要說的了。『一年以後你準回來嗎？』

『當然回來，我還要回N省去呢！』C像是沒有留神她的神氣。

『等到一年，我們又不知怎樣了。』士華傷感的聲氣。

『我想決不至於有大的變化吧。你明年我勸你仍舊在文心大學繼續下去。

』C。

『那曉得是可不可能的事情呢？』——士華。

聰明的C，他知道這已經是一個緊要關頭了，他想，士華這時候，一定想他開口向她求婚，把這事弄妥了，在貞淑的她，也免得胆怯了，因為在初戀着的人，他對於自己的戀愛如何地尊重，他對於自己的生命如何地知道寶貴，隨時都防備人家來刺傷他，更何況溫柔誠靜的士華呢？但是在C，他却始終抱定

了他的主張，這種主張他有幾次也曾對士華士英表白過，倒是士英還了解點，士華簡直是瞞然。實在有好多機會呈露在他的眼前，而他總竭力地敷衍過去了，在那些機會裏只要C一開口，士華馬上就可以成爲他所有，雖然她父親或許因此更反對，但那終於沒有辦法的；何況還有她母親或許因此更歡喜呢？好些機會都讓他錯過了，這也並不足據以論斷他們倆愛情的浮淺，實在他們倆的熱，或許已起過平常人所擬定的結婚度了，都只因爲C的理想就是主張不結婚，同時自己又是一個軍人，所要求的就是爲國死難的時候，有一個女人在爲他灑淚就夠了，再他又十分地愛戴士華，很想她能夠努力一番事業，以解濟她家庭的危難，同時再救了自己，決不願意自己把她佔有。所以就這樣下去了。有時C也不能自恃，但是他還沒有發現非結婚不可的需要，而自己又是一個倔強的人，可以說，他是理想的忠僕，也是理想的犧牲者。

到了龍玉寺，兩棵老的柳樹，隱隱約約地掩蓋着寺門。石級上找不着游人的足跡，只稀疏地灑上一些黃葉。寺門是開着的，透出一股靜寂的幽暗來，在幽暗中襯着那當門立着的韋馱佛的金彩。他們無言地走上了石階，士華似乎是疲倦了，拂開了落葉，俯身坐下，C和士英也就伴着她坐了。大家都默默無言，恍惚爲這秋沈醉了。

「我叫和尚泡壺茶來，你們在這裏等着吧。」突然士英立了起來向寺門跑去，C正要阻止她，然而已經來不及了。

只留着他們倆了，C呆呆地對那一片剛才落下來的葉子怔視着的時候，耳裏忽然攢入一陣低微的嘆息聲，回過頭來，一看，士華連忙用手巾把眼睛掩了。

「士華！別這樣，不久我們仍然是可以見着的。」C挽着她的肩頭，這樣

撫慰她。

愈撫慰就愈足以煽動她的傷心，士華索與把手巾放下任眼淚直流了。「我總覺得，這別離，像是馬上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似的。」

「那是不會有的事，假如我有力量，我可以儘量幫助你。」

「那當然謝謝。不過，我的問題倒不是這樣簡單，父親是一天一天老了，家裏又成問題，你還我還能倚賴家庭去做讀書的夢嗎？我常想，我不如找事做吧！多少也可以幫父親的忙，但是，現在的社會除掉當小學教員以外，還有什麼是爲女子預備的職業呵！」

「是的，我也極端贊成，女子不能自立。那是沒有資格作人的爭戰的。」

「不過，反過來問問自己的能力在那裏？」

「那今日的小學教員又有幾個是行的呢？」

「我真覺得我前途無量的危險。……唉！人生是這樣地寂寞的呵！」士華微微地倚在他胸前了。

「你不想信我能給你一些安慰嗎？」

「你要時常寫信給我。」她記起那沒有綉完的手巾來，即刻拿出來塞在他手裏。「這就作送你的吧？」

「那當然。」他吻着手巾。

士英這時跑了來，常着笑，口裏說着：「和尙不知到那裏去了，茶也沒有找着。」

「沒有找着就算了。」士華又擦了一下眼睛。

士英走了過來，看了士華的眼睛，忍不住笑了。

「又發痴！」士華雖則責備她，然而自己的臉却紅了。

在廟裏走了一個圈子，再在廟後的一個山上勾留了好些時，他們就轉身回來了。

★ ★ ★ ★ ★

一星期之後，C同其他的同學一樣，帶了證書，走上到M縣的路，來送他的有士華和小火三人。

到了M縣，張師長派他做了一個營副，每天都在操場上討生活。M縣又是一個小而小的地方，而且時常有因為染了瘴氣身死的。

然而他也只得在這裏住下了。

★ ★ ★ ★ ★

一年實習期滿了，C的樣子也變了。這一年來他受了好些苦辛，有一次到鄉下去剿匪，手臂都幾乎給子彈折斷了，有一次染了瘴氣僅僅地留下一條命來

。然而這些都不是他最苦痛的事情，最苦痛的是他別離了士華以後，信件常常被土匪劫去。最近簡直幾個月沒有接到她的信了，這使他不放心，也使他追悔，更使他生出無窮的幻想。

——怎麼樣了呢？她還是在進學校呢？還是就了事呢？

——莫不是又跟別人戀愛上了吧。或是病了吧。

想到這裏，得記起好一些往事來，又從裏衣裏摸出那條沒有繙完的手巾來狂吻着。等到頭腦一冷，自己眼前的寂寞又使自己哭了。在這時候，他才發現了婚姻制度有可以維繫愛情的力量，尤其是士華那樣的女子，雖然此刻還不能證實士華是否已經另有愛人，但O自己已經感覺自身這樣飄泊是枯燥是可怕了，佔有的火蓬勃地燃燒着。

滿期之後，張師長定要留他，並且委他做團副，但是他無論如何不幹，說

要幹也得等他到W城去過以後再轉來，他急於想去看看士華，這是他自己也無法掩飾的。

在一定的時候，他到了W城。他到的那天W已經先來了半個月了，兩個至友相見，大家都詫異各人的變異來。

「老C，你怎樣這樣憔悴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不過病過一次厲害的。」

「怎樣哪！你近來戀愛論又變了吧。品女士呢？」W帶着笑。

「變了，變了，我時常感到一個人孤寂，尤其是不結婚就——甚至於沒有訂婚吧，都使人總得放心不下，總覺得有一件事待做似的。久不接到女朋友的信了，就疑心到人家已把你丟了。你呢？」

「我還不是我！」W忍不住笑，「你回來之後見過品老大嗎？」

「還沒有哪！預備去。」

「小火呢？」

「也沒去。你常見他嗎？」

「那裏，他走出已有半年了！」

「到上海去了？可是學工業，可是爲了品二的原故？」

「是呀！到不到上海可難說。」

「他父親壓迫他？」

「不是，他自己走的。因爲……」

「因爲什麼？」

「品老二嫁給旁人？」

「呵！士華呢？」

「別問吧，喝點酒去吧，我們整一年沒有在一起喝過了。」

「真的，士華呢？」C的音帶開始顫抖了。

「我怎知道！」L神祕的笑着。

「那我去找她去！」C拿起帽子要走。

「她們已經不在這裏了。」

「那裏去了？」

「做官去了，享福去了。」

「誰做官？」

「她父親。」

「算了吧！老L。誰還有官給那瘋子做？告訴我吧，士華到底怎樣了？」

「走吧，我同你一道找火君去，他自然會告訴你。」

「他仍舊在開筆公司嗎？」

「是。可是現在爲了小火的原故，學會了唸經了。」

「那末，就找他去。」

他們倆一道走了出來，T城的路道，雖然O有一年沒有走過了，但還能認得。

火君的顏色似乎比那挂在門口的招牌更老了，這時他正抱着一根煙袋在拍着，若在前一年，也許早就站起來迎接了，這時候却要等到他們走近櫃台子他才辨認得出來。這辨認使他驚喜，又使他傷感。

「O老兄回來了！呵呵！」這聲音裏分明帶得有多量的悲楚。

「是的，剛到。你老人家好？」

「什麼好？唉……」

「照文真想不到。……」

「原是哪！此刻不知在那裏呢！這孩子，唉……」

「那總不會有什麼危險的。他也有那麼大了。」

「惟願是那樣才好。」

大家都不做聲。

「他願意知道品家的情形呢。」工用微笑打破了沈寂。

「呵！提起品家，我就不禁有氣。」

「什麼？老人家。他家大女兒怎樣了？」C見着火的情形更急了。「此刻還住在怡紅巷嗎？她幾個月沒給我的信了。」

「還住在怡紅巷嗎？早已到Y縣去做知縣去了。」

「那是什麼原因？」

「賣女兒的結……」

「賣女兒？」

「是，士華已送信給G府駐孔的Z鎮守使了。」

「真的？真的嗎？」C有點昏了。「士華？士華！……」

「士華起初不願意，後來因為是救家庭的困厄，也就依了他父親的安排了。」

C 本然，此刻一切都像在他眼前搖擺，他再沒有精神分析火君所說的了。他記起別時在龍玉寺的情形，她假如那時候同他訂婚了，那他也許不會這樣。她是太可憐了，生在這樣一個可憐的家庭，又生就這一幅孝女型，難怪她不能抵抗她母父親的眼淚了。這時候，她不知道如何地受罪，她心裏是否還有自己影子存在呢？自己沒有了她，生命的力就疲軟了，再找一個嗎？自己也畏怯了

。他由悲而悔，由悔而恨了。

佔有的火蓬勃地燃着，血已經在管中翻沸了。

|J把他弄了回來，從此|C的精神就入病態中了。

★ ★ ★ ★ ★

D省長和Z鎮守使不知道爲什麼一件小事，兩方面衝突起來，已經燃着戰爭的導火線了，

促成這次戰事實現的，據說有|C，最猛勇最能作戰的，據說也以|C爲第一。這時候炮聲還沒有息呢。

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夜十時脫稿

後記

寫這本東西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下半年，拿「不動筆久矣」的現在來比，當時的努力是叫現在的自己慚愧的，因為今年成績甚少，說這本東西是最近的作品也未始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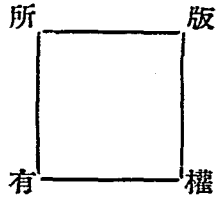
兩三年來寫過不少的東西，自己當然明瞭，成熟的很少，但是這集子裏的幾篇，總不能不說是自家的一點點小小的進步，雖然離成功還遠，但是自家却這樣地自信着。

裏面的幾篇：金鳳喜，血的報償都是在新生命月刊上發表過的，男性的悲哀也曾在文學週報上刊過，只有離與絕那一個中篇，因為自己不願意讓牠隨便發表，所以還沒有預先刊過，當金鳳喜在新生命上刊出之後，南京的黃仲蘇先

生曾特意寫個信來鼓勵我，叫我『百尺桿頭更進一步地努力，』在此該感謝他的盛意，然而沒有努力的我，在今日似乎有點對黃先生不起。

封面是沈子丞兄畫贈的，謝謝。

幹臣於上海 十八年八月一日



民國十八年八月初版
實價大洋六角

